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

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獻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

編譯：梁漢岐

謹以此書，獻給
中國共產主義的重要啟蒙者——
翟秋白。

《共產黨宣言》是科學共產主義的
第一個綱領，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
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
是從來沒有一個著作能像它那樣
對於推動社會運動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翟秋白

壯志未酬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目錄

1. 導言	7
2. 共產黨宣言	11
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12
二、無產者和共產黨人	22
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獻	30
1. 反動的社會主義	30
(甲) 封建的社會主義	30
(乙)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31
(丙) 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	32
2. 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35
3.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36
四、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	39
3. 附錄 A: 《共產黨宣言》各語言版本序言	41
1872 年德文版序言	41
1882 年俄文版序言	43
1883 年德文版序言	45
1888 年英文版序言	46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50
1892 年波蘭文版序言	54
1893 年義大利文版序言	56
4. 附錄 B: 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	58
5. 附錄 C: 《共產主義信仰綱領草案》	59
6. 附錄 D: 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	66
7. 附錄 E: 共產黨在德國的主要訴求	84
8. 附錄 F: 《巴黎公社》	86

導言

一個幽靈，仍在世界之上徘徊。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這個幽靈屢次被宣告消亡，被嘲笑、被曲解，亦被利用；然而，每當世界陷入動盪與危機之際，它總會再度現身，叩問這個時代的良知與理性。《共產黨宣言》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張力之中誕生。它出自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手，完成於一八四七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倫敦）的委託之下，作為同盟綱領而撰寫。此次大會標誌著新無產階級路線的支持者，在綱領問題上的勝利，也為這一文本奠定了鮮明的歷史方向。

在大會籌備期間，馬克思與恩格斯已清楚意識到：最終的綱領文件，必須擺脫秘密社團慣用的教義問答形式，而轉向公開的「宣言」。正如恩格斯於1847年11月23日至24日致馬克思的信中所提出的構想，舊有形式，無論是《共產主義信條草案》抑或《共產主義原理》，皆不足以全面而深刻地表達新的革命世界觀。唯有宣言，方能既概括理論，又召喚行動；既揭示歷史規律，又直面現實鬥爭。於是，《宣言》不僅試圖解釋世界，更意圖改變世界；不僅分析資本的運動，更揭露其內在矛盾與歷史命運。

大會結束後不久，馬克思與恩格斯即在倫敦著手撰寫《宣言》。此項工作持續至12月中旬，隨馬克思返回布魯塞爾而暫告一段；四日後恩格斯抵達，兩人再度協作。及至12月底，恩格斯前往巴黎，此後至翌年1月31日返抵之前，文本主要由馬克思獨力完成。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催促與相關文件的協助之下，馬克思於1848年1月間加緊定稿。手稿於1月底寄抵倫敦，由「德國工人教育協會」所屬印刷所排印；該印刷所由德國流亡者伯格哈德經營，而其本人亦為同盟成員。

1848年2月底，《宣言》以一冊僅二十三頁的小冊子形式問世，配以深綠色封面；同年4月至5月間，修訂本出版，正文擴充至三十頁，並對排印錯誤與標點加以修訂。此後經馬克思與恩格斯認可的各種版本，皆以此為底本。同年3月至7月間，《宣言》亦曾連載於《德意志倫敦報》。幾乎在問世

之初，它便開始跨越語言與國界：丹麥語、波蘭語與瑞典語版本相繼出版，而法文、義大利文與西班牙文譯本雖已完成，卻未及付梓。

英語世界的傳播稍晚。1848年4月，恩格斯曾嘗試翻譯，但未竟全功；直至1850年，海倫·麥克法蘭的英譯本方於《紅色共和黨人》期刊連載刊出，該刊主編朱利安·哈尼亦首次公開作者姓名。在此之前，《宣言》長期以匿名形式流傳。其後數十年間，隨著無產階級運動的高漲，新版相繼問世：1872年德文版附有馬克思與恩格斯合撰的序言，吸收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1883年與1890年版本續有修訂；1888年英文版由塞繆爾·摩爾翻譯，並經恩格斯親自校訂與註釋，成為英語世界的重要底本。

《宣言》的傳播亦延伸至俄國與其他地區。1869年，米哈伊爾·巴枯寧的俄文譯本於日內瓦出版，雖有曲解，仍具歷史意義；1882年，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的修訂譯本問世，並附有馬克思與恩格斯特為俄文版撰寫的序言。此後，法文、波蘭文與義大利文版本亦陸續出版，恩格斯多次親自撰序與校訂，使《宣言》逐步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重要理論基石。

然而，歷史的意義，從不僅止於文本的流傳。《宣言》所面向的，是一場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群眾運動，而非一時一地的政治主張。與同時期旨在提出具體訴求的《德國共產黨的要求》不同，《宣言》有意超越特定時局，指向更深遠的歷史進程。正因如此，它得以在一百七十餘年間，反覆被閱讀、被爭論、被重新詮釋。

今日世界，早已更換布景。帝國興衰，制度更迭，科技飛躍，全球聯繫空前緊密；然而，危機並未終止，反而以新的形式不斷重現。金融風暴此起彼伏，資本跨越疆界而擴張，不平等隨之加劇。當「窮人借錢給富人」的荒謬景象成為現實，當繁榮與貧困在同一體系中並存，人們不得不再次追問：這個世界究竟運行於何種邏輯之中？

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共產黨宣言》再次顯現其穿透時代的力量。它不再只是歷史的遺物，而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當下的處境。只要資本仍主導社會運行，只要勞動與剝削的關係尚未消失，它便不會沉寂。

然而，在中文世界之中，這部經典卻並非總能以其本來面貌呈現。由於歷史與語境的多重因素，「共產主義」、「共產黨」等概念長期承受誤解與偏見，使得真正通讀與深入理解此一文本者，仍屬少數。基於此，本書嘗試以更為準確而鮮活的語言重新翻譯《宣言》，並輔以《共產主義原理》及相關文獻，包括早期草案與恩格斯致馬克思的重要書信，使讀者得以在更完整的脈絡中，理解其思想的生成與發展。

此外，本書亦收錄《巴黎公社》相關文本。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反思，標誌著他一生中對自身歷史觀所作的唯一一次重要修正；這一修正並非源於抽象推論，而是來自工人階級運動的現實經驗。透過這一補充，讀者得以看見思想如何在歷史之中被檢驗、修正與深化。

誠然，《宣言》並非沒有其時代印記。其部分策略與判斷，已隨歷史變遷而調整；然而，其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的洞察，對歷史動力的把握，仍具有不可忽視的解釋力與批判力。它提醒我們：歷史並非靜止，而是一場持續的鬥爭；現實並非命定，而是一個可以被改變的過程。

因此，閱讀《共產黨宣言》，不只是回望過去，更是在審視現在，並召喚未來。它要求讀者不僅理解，更要思考；不僅思考，更須回應。

在這個依然動盪、不安且充滿矛盾的世界之中，我們或許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樣的文本，一種敢於揭露現實、質疑既定秩序，並指向可能性的思想力量。

願讀者在翻開此書之時，不僅看見歷史的影子，更能聽見當下的回聲；不僅理解世界，更能思索自身的位置與責任。因為我們所身處的，不僅是被繼承的世界，同時也是有待改變的世界。

讓我們自塵封書頁之中，再度點燃那永不熄滅的烈焰。

謹以此書，獻給中國共產主義的重要啟蒙者——瞿秋白。

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梁漢岐

共產黨宣言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與沙皇、梅特涅（奧國政客）與基佐（法國政客）、法國的激進派與德國的警察偵探，都神聖地聯合起來，對這個幽靈進行圍剿。

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曾被它的當政敵人咒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曾拿共產主義這一罪名，去回敬更為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

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1. 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力量。
2. 現在正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闡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標、自己的意圖，並且拿黨自己的宣言回應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種種神話的時候了。

為了這個目的，各國共產黨人齊聚倫敦，擬定了如下宣言，並以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弗拉芒文（荷蘭語系的比利時語）和丹麥文公諸於世。

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¹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領主與農奴、行會師傅³與幫工，一句話，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處在彼此對立的地位上，進行不斷的、時而隱蔽時而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不是整個社會的革命性重建，便是鬥爭諸階級的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能看到：社會地位被劃分為多種多樣的層次，社會整體被分割為各個不同的等級。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與奴隸；在中古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學徒與奴隸，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層層分化出一些附屬的等級。

從封建社會的瓦解中誕生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不過以新的階級取代舊的，以新的壓迫形式延續舊的壓迫，並以新的鬥爭方式替換舊的鬥爭。

然而，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徵：它使階級對立日益簡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彼此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中世紀的農奴之中，孕育出最初城市裡擁有特許權的市民；而正是這些市民，又逐漸發展為最早的資產階級分子。

1. 資產階級，是指佔有社會生產資料並僱用工資勞動者的現代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則是指沒有自身生產資料、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以維持生活的現代受僱勞動者階級（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
2. 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在1847年當時，對於有文字記載以前的社會，亦即史前社會的社會組織，人們幾乎一無所知。後來，哈克斯特·豪森（1792 - 1866）在俄羅斯發現了土地公有制，毛勒（1790 - 1872）則證明這種制度乃所有條頓民族歷史起源的社會基礎，人們遂逐漸發現村落共同體的存在，從印度到愛爾蘭，各地皆可見此類早期社會形式。路易斯·亨利·摩根（1818 - 1861）進一步揭示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與部落之間的關係，這一卓越的發現，勾勒出原始共產主義內部組織的典型輪廓。隨著原始社會的解體，社會開始分化為各個獨立的單位，最終形成彼此對立的階級。關於這一分化過程，我們已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6年，斯圖加特，第二版）一文中，作過進一步的探討[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及1890年德文版（德文版刪去了最後一句話）]。
3. 行會師傅，即行會中的正式成員，行會內部的一位師傅，而非行會的首領。（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

美洲的發現，以及繞過非洲好望角的航行，為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廣闊的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貿易的發展、交換手段的擴展以及商品總量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繁榮，從而促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隨著新興市場的出現，封建的產業經營方式，也就是封閉的行會所壟斷的工業生產方式，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工廠手工業生產體制取代了這種封建產業體制。行會師傅被從事製造業的中產階級排擠到一旁，各種行會組織之間原有的分工，也隨著各個工廠內部更為細密的分工而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市場不斷擴大，需求持續增加，工業也不再能夠滿足需要。於是，蒸汽與機器引發了工業生產的革命。大規模的現代化工業取代了工廠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整個產業大軍的領袖們，現代資產者，取代了舊有的工業中產階級。

現代工業奠定了世界市場的基礎，而美洲的發現則為其鋪平了道路。世界市場推動了商業、航海業與陸路交通的巨大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按同樣的比例迅速壯大，其資本不斷積累，並把中古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歷史的後方。

由此可見，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正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等一系列變革的產物。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進展。它在封建統治之下，是一個受壓迫的等級；在中世紀的公社中，是武裝而自治的團體；在某些地區，它組成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如義大利和德國）；在另一些地方，它則成為君主國中納稅的第三等級（如法國）。此後，在工廠手工製造業時期，它在半封建、專制的君主國中成為與貴族抗衡的力量，並且通常是大君主國的基石；自現代工業與世界市場形成以來，資產階級終於在現代代議制國家中，取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而已。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極其革命性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把自認為優越的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簡單而美妙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束縛人的各種各樣封建

羈絆，而這些羈絆恰是被人們認為至高無上的；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它把幾乎所有狂熱的宗教激情、俠義的熱誠以及庸俗的多愁善感，統統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化為交換價值，用唯一而不公平的自由貿易，取代了無數曾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且實際可行的自由。總而言之，它以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殘酷的剝削，取代了曾被宗教幻象與政治幻象所掩飾的剝削。

資產階級剝奪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備受敬重的職業之榮耀。它把醫生、律師、教士以及詩人與學者，統統變成了由它出錢僱用的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家庭之間那一層溫情的面紗，把家庭關係貶為純粹的金錢關係。

資產階級揭露了中世紀保守分子的雙重性：他們一方面崇拜那種殘酷而炫耀精力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自身卻懶惰而遊手好閒。資產階級首先展示了人的活動所能達到的成就；它所創造的奇蹟，遠遠超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與哥德式教堂，它所派出的探險隊，使從前一切民族大遷移與十字軍東征相形失色。

資產階級如果不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進而對整個社會關係不斷進行變革，便無法生存。相反，原封不動地維持舊的生產方式，反而是以往一切較早期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整個社會狀況的持續動盪、永遠的不穩定與變動，正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以往一切時代之處。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舊的、長久以來被尊崇的偏見與見解，都被消解；一切新形成的關係，尚未來得及穩固，便已陳舊。所有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面對自身的生活地位，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

為了不斷擴大產品市場的需要，資產階級被驅使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殖民，到處建立聯繫。

資產階級通過對世界市場的開拓，使每一個國家的生產與消費都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使保守分子深感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掘去了工業腳下賴以存在的民族基礎。一切古老的民族工業都被摧毀，並且至今仍在不斷被摧毀之中。它們被新的工業所取代，而新工業的建立，已成為一切文明國家生死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不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也不僅供應本國的消費，同時供給世界各地的市場。

過去那種依賴本國產品來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狀態，已被來自遙遠國家與地區的新產品所取代。舊有的地方性與民族性的自給自足與閉關自守，被各民族之間在各個方面的相互往來與相互依存所代替。物質生產如此，精神生產亦然。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民族的片面性與局限性日益不可能存在，於是，由多種民族與地方文學，逐漸匯聚成一種世界文學。

由於所有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以及交通條件的空前便利，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為「野蠻」的民族，都捲入了所謂的文明進程之中。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頑強不屈且仇外的「野蠻人」的重炮。它迫使所有民族在毀滅的陣痛中接受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迫使他們在自身社會中推行所謂的文明，並在這一過程中，把自己改造為資產階級社會的一部分。歸根結底，它按照自身的面貌塑造了整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建立了許多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幅超過農村人口，從而使相當一部分居民擺脫了農村生活的隔離狀態。正如它使農村依賴城市一樣，它也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依賴文明國家，使農民的民族依賴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依賴西方。

資產階級日益消解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日趨密集，使生產資料不斷集中，使財產聚集到少數人手中。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便是政治上的集中：那些原本各具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各自獨立、僅以鬆散形式相互聯合的地區，如今已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統一的邊界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民族。

在不到一個世紀的統治中，資產階級所創造的生產力，已超過此前一切世代的總和，規模之巨、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人類對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廣泛採用，化學在工業與農業中的深入應用，輪船的航行、鐵路的貫通、電報的普及，整片大陸的開墾，運河與河川的通航，這一切彷彿以魔法從地下召喚出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曾料想到，社會勞動之中竟蘊藏著如此的生產力呢？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與交換手段，乃是在封建社會內部孕育而成。當這些生產資料與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封建社會的生產與交換形態而言，無論是封建農業，還是工廠手工業，總而言之，既有的封建所有制關係，已不再適應日益發展的生產力。這種關係不僅無法

促進生產，反而開始阻礙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並最終成為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掙斷，而且已經被劈開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也就是資產階級在經濟與政治上的統治。

我們眼前正經歷著一種類似的情勢，其發展趨勢迅猛。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這個建立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與資產階級所有制之上的社會，曾彷彿以魔法之力，創造出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與交換手段；然而如今，它卻像魔法師一般，已無法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召喚出的魔鬼了。

過去數十年的工業與商業歷史，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得以存在條件的財產所有制關係的歷史。只需指出那週期性反覆出現的商業危機即可：它們不斷考驗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每一次出現，都愈發威脅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這就足以說明一切。

在商業危機期間，往往不僅有大量已經製成的產品被毀滅，甚至連相當一部分既有的生產力也遭到破壞。在危機期間，還會出現一種在過去任何時代看來都近乎荒誕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彷彿驟然退回到一時的野蠻狀態，宛如經歷一場饑荒，或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一切社會生活資料蕩然無存；彷彿工業與商業已被徹底摧毀。

這究竟是何緣故？正因為社會的文明過於發達，生活資料過於充裕，工業與商業過於繁榮。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無法再成為促進資產階級所有制發展的必要條件；相反，生產力已強大到無法被這種條件所束縛。它一旦掙脫這種束縛，便會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並使資產階級所有制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脅。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條件已變得過於狹隘，再也無法容納它自身所創造的財富了。

那麼，資產階級如何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摧毀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則不斷開拓新的市場，並更加徹底地利用既有市場。如此一來，不過是為更大規模、更具毀滅性的危機鋪路，同時也使防範危機的手段變得越來越少而已。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了資產階級自己。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而且還產生了將要使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隨著資產階級亦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等程度上得到發展。現代工人唯有在獲得工作時方能生存；而他們也只有在自身勞動能使資本增值時，才得以獲得工作。這些不得不一個個地把自己出賣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他們同樣地受到所有競爭的變化和市場波動的影響。

由於機器的推廣與分工的深化，無產者的勞動已喪失任何獨立性，工人也因此不再具有吸引力。工人淪為機器的單獨附屬品，只需執行極其簡單、單調且容易學會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僅限於維持工人生活與延續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然而，商品的價格取決於其生產成本，勞動的價格亦同樣受此一規律支配。從客觀角度觀之，工作量的增加不僅令人厭惡，且往往與工資的下降相伴而生。此外，資本藉由延長工作時間、在既定時段內強化勞動強度，或加速機器運轉等手段，不斷榨取更多勞動。隨著機器日益增多、分工愈發細密，勞動非但未見減輕，反而持續被擴張與加重。

現代工業已將家長式師傅的小作坊轉變為工業資本家的大型工廠。擁擠於其中的工人群眾，如同士兵般被編組起來，成為私人所有的產業大軍，受制於層層軍士與軍官的支配。他們不僅是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且在每日每時的生產過程中，還要受制於機器與監工，尤其是各個工廠經營資本家本人的直接支配。這種專制統治愈是公然將營利宣示為其最終目的，便愈顯其卑鄙、可憎與可惡。

同時，進一步而言，現代工業愈加發達，對手工勞動所需的技巧與體力要求愈趨降低，因而愈來愈多的男工被女工所取代。對工人階級而言，性別與年齡的差異已不再具有任何特殊的社會正當性；他們不過是勞動工具，只因年齡與性別的不同，而在待遇上有所區別而已。

此外，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暫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以現金支付的工資之時，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舖老闆等等，便立刻向他們撲來。

從前社會中間階層的下層人物，如一般小商販、小店主與退職的商人，以及手工業者與農民，皆逐漸沉落為無產階級。其中一部分，是因其微薄資本不足以經營現代大工業，難以承受大資本家的競爭；另一部分，則因其手藝已被新的生產方式貶抑而失去價值。於是，無產階級便從各個階級之中，不斷吸納新的成員。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與其存在同時開始。最初是單個工人，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再進而是某一地區、某一生產部門的工人，與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本家展開鬥爭。他們不僅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也攻擊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與其勞動競爭的外來商品，搗毀機器，焚燒工廠，試圖恢復早已失去的中古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一階段，工人仍鬆散地分散於全國各地，並且因彼此之間的競爭而相互分裂。工人之所以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團結，並非出於自身的自覺聯合，而是源於資產階級的推動；資產階級為了實現其自身的政治目的，被迫動員整個無產階級，且在當時尚能達成此一目標。因此，在這一階段，無產者並非直接與自身的敵人展開鬥爭，而是與其敵人的敵人作戰，即反對專制君主制的殘餘、地主階級、非工業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於是，整個歷史運動皆掌握於資產階級之手，在此條件下所取得的每一項勝利，亦無不歸屬於資產階級。

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不斷增加，而且逐漸凝聚為更為龐大的整體，其力量日益壯大，也愈發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力量。機器的廣泛應用使勞動差別不斷縮小，工資水平在各地趨於同樣低廉，從而使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與生活狀況日益一致。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內部競爭的加劇以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愈發不穩定；機器持續而迅速的改良，又使工人的整體生活狀況更加缺乏保障。

單個工人與單個資產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呈現出兩個階級之間對立的性質。因此，工人開始結成反對資產者的同盟，他們聯合起來，目的是維護自身的工資水平，並確保其能跟上物價上漲的步伐。他們甚至建立了長期存在的組織(如工會)，以便對頻繁發生的鬥爭預作準備。在某些地方，這種鬥爭還會發展為激烈的騷動。

工人有時亦能取得勝利，然而這種勝利終究只是暫時的。儘管他們的鬥爭未必帶來顯著的直接成效，工會組織卻因此獲得前所未有的擴展。這種聯合，藉助現代工業所催生、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不斷深化；正是這些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聯繫、相互呼應。

一旦建立起這樣的聯繫，眾多性質相近的地方性鬥爭，便能匯聚為全國範圍內的階級對抗。而一切階級鬥爭，歸根結底，皆屬政治鬥爭。中古世紀的市民，沿著鄉間小道，往往需耗費數百年方能完成的聯合；而現代無產者，憑藉鐵路之力，僅需數年，便可達成。

無產者組織成為一個階級，進而發展為政黨的過程，時常因工人彼此之間的競爭而遭到破壞。然而，這種組織總會不斷重新產生，且一次比一次更為強大、更為堅固、更具力量。它善於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迫使其以法律形式承認工人的特殊利益。英國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舊社會內部的一切衝突，在多方面促進了無產階級的發展。資產階級始終處於不斷的鬥爭之中：最初反對貴族；其後反對那些與工業進步發生利害衝突的資產階級部分；同時亦經常與一切外國資產階級相對抗。在這一切鬥爭之中，資產階級不得不向無產階級求助，要求其支援，從而將無產階級捲入政治運動之中。於是，資產階級便把自身在政治鬥爭與歷史經驗中所獲得的基本原理，轉而提供給無產階級；也就是說，它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本身，提供了思想上的武器。

其次，我們已經看到，工業的進步將社會各階層中的整批成員逼迫到無產階級的行列，或至少使其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同時也為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新的啟發與發展的因素。

最後，在階級鬥爭逼近最關鍵的階段時，統治階級內部，乃至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將變得異常劇烈而尖銳，甚至使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原有立場，轉而歸附於那個將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階級。因此，正如過去貴族中曾有一部分人轉向資產階級，如今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轉向無產階級，尤其是那些在理論層面上已能理解整個歷史運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在當前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階級。其餘各階級，皆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而日益走向沒落與沉淪；唯有無產階級，乃是現代工業所孕育的特殊而關鍵的產物。

至於下層中產階級，如小業主、小商人、手工業者以及農民，他們之所以同資產階級鬥爭，無非是為了維護自身尚能存續於中產階級之中的地位，避免其解體與瓦解。因此，他們並非革命的，而是保守的。更進一步說，他們甚至帶有反動性，因為他們企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

如果說他們具有某種革命性，那也只是因為他們在未來有可能轉入無產階級的行列。如此一來，他們所維護的便不再是當前的既得利益，而是未來的利益；於是，他們將離開原有的立場，轉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社會上的地痞流氓，是最具危險性的階級。他們乃是一群缺乏階級意識的無產者，為舊社會最底層所拋棄的消極而腐敗的一群。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或許會被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所裹挾而捲入其中；然而，由於其整體生活處境所決定，他們更可能被收買，淪為反動勢力從事陰謀活動的工具。

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之下，對他們而言，舊社會的一切生活條件實際上已經消失。無產者沒有任何財產；他們與妻子兒女的關係，也與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毫無共同之處。現代工業勞動與資本的壓迫，無論是在英國或法國，還是在美國或德國，皆如出一轍，使無產者喪失了一切民族性的依附。法律、道德與宗教，在他們看來，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偏見；而隱藏在這些偏見背後的，則無一不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過去的一切階級，在取得統治地位之後，總是試圖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其既定前提，藉此鞏固其既得的地位。無產階級唯有廢除自身既有的佔有方式，方能進而廢除一切舊有的佔有制度，從而成為社會生產力的真正主人。無產者並無任何必須加以保護的私有財產，他們的歷史使命，正是摧毀過去一切受到保護與保障的私有制度。

過去的一切運動，無論是由少數人發起，或是為少數人謀取利益。本質上皆屬少數人的運動。唯有無產階級的運動，乃是為絕大多數人利益而進行的、自覺且獨立的運動。作為當今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若不徹底打破整個既有的權威性上層結構，便無法獲得應有的重視，也無從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

就內容而言，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固然具有普遍性；然而從形式而言，這種鬥爭首先仍表現為一國範圍內的鬥爭。因此，各國的無產階級，必須首先著手解決本國資產階級的問題。

關於無產階級發展最一般狀況的想像，我們或多或少可以從那些已經模糊不清、卻曾蔓延整個社會的內部戰爭中，依稀看出一些端倪。當形勢發展到某一程度，鬥爭便會爆發為公開的革命，並以堅決而有力的行動推翻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建立統治奠定基礎。

我們已經看到，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然而，要使壓迫一個階級成為可能，就必須保證被壓迫階級至少能夠維持其勉強如奴隸般的生活。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逐步提升至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階級也曾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中奮力掙扎，最終取得資產者的地位。

然而，現代工人則恰恰相反。他們並未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反而日益跌落至本階級生存條件之下。工人逐漸淪為赤貧者，其貧困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人口與財富的增長。因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已無法再作為社會的統治階級存在，也無法再將專制當作自身階級的生存條件而強加於整個社會。

資產階級之所以無法繼續統治，是因為它甚至無法保證其奴隸維持基本生存；更甚者，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淪落到無法自養，反而需要由它來供養的地步。由此可見，社會已無法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繼續存在，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存在已不再與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與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資本的創造與積累；而資本的條件，則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完全建立在工人彼此之間的競爭之上。資產階級在不知不覺中推動了工業的進步，而工人則透過團體組織而達成革命性的聯合，取代了由競爭所造成的分散狀態。

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並占有產品的基礎，也在其自身腳下逐漸瓦解。更重要的是，資產階級在這一過程中，反而孕育了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與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

二、無產者和共產黨人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者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呢？

共產黨人並非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有某種特殊關係的一夥人。

他們與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

他們不提出任何屬於自身的特殊原則，去決定和影响無產階級的運動。共產黨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無產階級政黨，只在於：

- (1) 在各國無產者進行本國鬥爭之時，共產黨人總是指出並強調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整體利益。
- (2) 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中，共產黨人始終並且處處代表整個運動的整體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進步、最堅決，並且始終起推動作用的團體。在理論方面，他們較大多數無產階級群眾的優勢，在於能夠清楚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及其一般結果。

共產黨人的直接目的，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直接目的完全一致：即使無產階級形成為一個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並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共產黨人在理論上的結論，絕不是根據某個自稱改革家的思想或主義所發明或發現的學說；這些原理，不過是從當前的階級鬥爭、從我們眼前正在展開的歷史運動中所呈現出的現實關係，以一般性的術語加以表述而已。

廢除現存的財產所有制關係，並非共產主義所獨有的特徵。過去一切財產所有制形式，都曾隨著歷史條件的變遷而不斷更替。例如，法國大革命便廢除了封建所有制，並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取而代之。

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在於廢除一般的財產所有制，而在於廢除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然而，現代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度，乃是這一制度發展的最後且最徹底的表現形式；它是具有明確所有權的產物，並建立在階級對立以及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之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將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廢除私有財產制度。

有人責備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要廢除個人掙得的財產，說這種財產乃是個人以自身勞動所得的成果，並且是一切個人自由、活動與獨立的基礎。

好一個「辛苦得來的、自己掙得的、自己賺來的」財產！你們所說的，難道是資產階級所有制以前那種小資產階級、小農的財產嗎？那種財產用不著我們去廢除；工業的發展，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將其消滅，而且至今仍在不斷地消滅之中。

或者，你們所指的是現代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吧？

然而，難道工資勞動會為工人創造出財產嗎？沒有的事，這種勞動所創造的，是資本，亦即用以剝削雇傭勞動者的財產。這種財產，只有在不斷再生產出新的雇傭勞動者、並對其加以再度剝削的條件下，才能不斷增殖為新的資本。

現今這種財產制度，正是建立在資本與工資勞動之間的對立之上的。讓我們來考察這種對立的兩個方面吧。

作為一個資本家，這意味著他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個人，更是在生產關係中佔據特定社會地位的存在。資本乃是集體的產物，它唯有透過社會眾多成員的共同活動，並且歸根結底依賴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作用，方能運行。

因此，資本不僅具有私人屬性，更是一種社會力量。

當我們將資本轉變為公共的、屬於全體社會成員的財產時，並非是把個人財產簡單地轉化為社會財產，而只是改變了財產的社會性質。其結果，資本將喪失其階級性質。

現在，讓我們來理解工資勞動的意義。

雇傭勞動者的一般報酬，乃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維持其作為勞動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總和。因此，雇傭勞動者透過自身勞動所獲得的，只足以勉強維持其生存，並延續其簡單再生產的生活。我們絕不主張廢除這種用以維持與延續生命、屬於個人所有的勞動成果；這類勞動成果並不會留下任何剩餘，足以用來支配他人的勞動。

我們所要廢除的，是那種將成果據為已有的可恥性質，在這種制度之下，工人僅僅為了增殖資本而活著，並且唯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時，才被允許繼續生存。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現行的勞動不過是用來增加已經累積起來的勞動資源。

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已經累積起來的勞動資源，則是用來擴大、豐富並提升勞動者的生活。因此，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是過去支配現在；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則是現在支配過去。於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與支配性，反而活著的人卻成為依附的存在，失去了其獨特性。

然而，資產階級卻把對這種狀況的廢除，指斥為對「獨特性」與「自由」的否定！其實他們說對了！的確，我們所要廢除的，正是資產階級的獨特性、資產階級的獨立性，以及資產階級的自由。

在現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之下，所謂的自由，不過就是自由貿易與自由買賣。

然而，一旦買賣本身消失了，所謂的自由買賣也就隨之消失。關於自由買賣的種種言論，正如資產階級一切關於自由的空談一般，僅僅對於那些曾經受約束的買賣關係而言，對於中世紀被束縛的商人來說，或許還有其歷史上的意義；但對於當下主張廢除買賣、廢除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乃至消滅資產階級本身的共產主義而言，這些說辭則完全失去了意義。

當我們主張廢除私有制時，你們便驚慌失措。然而，在你們現存的社會之中，私有財產對於十分之九的人口而言，早已被剝奪；這種少數人所享有的私有制之所以能夠存在，正是因為對那十分之九的人來說，私有財產已經不存在。由此可見，你們指責我們意圖廢除財產制度，對於那本就一無所有的社會大多數而言，實在是毫無意義。

簡而言之，你們責備我們，是因為我們要廢除你們的財產所有制。的確，我們正是要這樣做。

從勞動不再能轉化為資本、貨幣或地租，不再能轉化為可被壟斷的社會力量的那一刻起，也就是說，從個人財產不再能轉化為資產階級財產、不再能轉化為資本的那一刻起，你們所謂的「獨特性」也就隨之消失了。

由此可見，你們是承認的：你們所理解的「獨特性」，不過是資產者、擁有財產的中產階級的特權；而這樣的個人形態，確實應當被消除，並使之不再可能存在。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利；它所剝奪的，只是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有人反駁說，一旦廢除私有財產，一切活動便會停止，懶惰之風將會盛行。

如此說來，資產階級社會早就應當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個社會裡，是「勞者不獲，獲者不勞」。所有這些顧慮，無非是在重複同一種空洞的說辭：一旦沒有資本，也就不再有僱傭勞動了。

這些對共產主義在物質產品的生產方式與佔有方式上的極力反對，同樣也延伸到對其在知識產品的生產與佔有方式上的反對。正如在資產階級看來，階級財產所有制的消失就意味著生產本身的終結；同樣地，在他們看來，階級文化的消失，也就等同於一切文化的消失。

令資產階級感到遺憾的是，那種所謂失去的文化，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不過是將人訓練成機器的過程而已。

但是，你們既然用你們資產階級關於自由、文化、法律等等的觀念來衡量我們計劃廢除資產階級財產所有制的主張，那麼你們其實就無須再同我們爭論了。因為你們的觀念，正是你們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與財產所有制條件下的自然產物；正如你們的法律體系，不過是把你們階級的意志轉化為全體的法律，而這種意志的基本性質與發展傾向，則由你們所處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

你們帶有自私性的錯誤觀念，使你們把那些源於現存生產方式與所有制關係的社會形式，把那些在生產過程中興起並消逝的歷史性因素，錯誤地轉化為永恆的自然規律與理性法則。這種錯誤觀念，與以往任何一個統治階級並無二致。你們清楚地認識古代所有制的歷史條件，也承認封建所有制的歷史存在，卻唯獨不願承認你們自身資產階級所有制的歷史性事實。

廢除家庭！甚至連最激進的革命者，也對共產黨人這種「罪大惡極」的主張表示憤慨。

現代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呢？是建立在資本之上，建立在個人利益之上。這種家庭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但實際上，無產階級的無家可歸與公開賣淫，也不過是在這種情勢下的一種附帶臭綴現象而已。

資產階級的家庭，自然會隨著這些附帶臭綴現象的消失而消失，而它們本身，也必將隨著資本的消亡而一併消亡。

你們責備我們要阻止父母對子女的剝削嗎？我們承認這一指控。

但是，你們又說，我們以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滅人類最神聖的關係。

然而，你們的教育，難道不也是由社會所決定的嗎？難道不也是由你們所處的社會關係所決定的嗎？難道不也是透過學校等等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影響所形成的嗎？共產黨人並沒有發明「社會對教育的影響」；他們所要做的，只是改變這種影響的性質，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的支配。

無產者的一切家庭關係，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而被破壞；他們的子女，越是隨著這種發展而被變成單純的商品與勞動工具，資產階級關於家庭與教育、關於父母與子女親密關係的空話，就越是顯得令人作嘔。

但是，你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的啊！整個資產階級異口同聲地這樣叫喊。資產者把自己的妻子視為單純的生產工具；當他們聽說生產工具將要公有化時，自然不由得聯想到婦女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

他們卻從未想到，問題恰恰在於使婦女不再處於單純生產工具的地位。

其次，我們的資產階級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認為共產黨人公開並正式承認「公妻制」是極不道德的，這實在是再可笑不過了。所謂公妻制，並不需要共產黨人來提倡，它幾乎自古以來就已存在。

我們的資產者，一方面並不滿足於任意支配其無產者的妻女，更不必說正式的賣淫制度；另一方面，他們甚至以互相誘姦彼此妻子為最大的享樂。

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一種公妻制。人們至多只能指責共產黨人，說他們企圖以正式、公開的公妻制，取代那種以虛偽加以掩飾的公妻制。事實上，隨著現行生產制度的廢除，由此制度所產生的公妻制，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賣淫，也都將隨之消失。

還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國家與民族。

工人沒有祖國，我們無法剝奪他們所未曾擁有的東西。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必須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必須把自身組織成為國家，即便是在目前，它自身的「國家」這一概念，亦非資產階級所能理解。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與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國家差異與對立，日益消解。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這一過程加速；聯合行動，至少是主要文明國家的聯合行動，乃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當人對人的剝削一旦消失，國家對國家的剝削也將隨之消失；當國內的階級對立一旦消失，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亦將隨之消散。

從宗教的、哲學的以及一般意識形態的觀點對共產主義提出的種種控訴，並不值得詳加駁論。

人的觀念、觀點與概念，總而言之，人的意識，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社會關係與社會生活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還需要深思方能理解嗎？。

思想史除了證明精神產物隨著物質產物的變化而變化之外，還能證明什麼呢？任何一個時代的主導思想，無非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當人們談到引發社會革命的思想時，他們不過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一種新的因素已在舊社會內部生成；舊思想的瓦解，總是與舊生活條件的崩解同時並進。

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時，古代的各種宗教為基督教所取代；而當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紀屈服於啟蒙思想時，封建社會正與當時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展開殊死鬥爭。所謂信仰自由與宗教自由的觀念，不過是在思想領域中，自由競爭取得支配地位的表現罷了。

毋庸置疑，有人會說：「宗教、道德、哲學、司法等觀念，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固然不斷變化，但宗教、道德、哲學、政治與法律本身卻始終延續存在。此外，尚有所謂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永恆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然而，共產主義卻要廢除這些永恆真理，廢除宗教與道德，而非加以革新，因此與過去一切歷史經驗相矛盾。」

然而，這種責難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歷史，無不在階級對立中發展，而這種對立在不同時代呈現出不同形式。

然而，不管階級對立形式如何變化，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這一事實是過去所有世紀所共有的。因此，毫不奇怪，過去各世紀的社會意識，儘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形式或一般概念之下展開；唯有當階級對立徹底消失時，這些意識形式方能完全消亡。

共產主義革命，正是對傳統財產所有制關係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必然伴隨著對傳統觀念最徹底的決裂。

至於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種種異議，至此已足夠，我們不妨就此打住吧。

前文已經指出，工人階級革命的第一步，乃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並在這場民主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無產階級將運用其政治統治，一步步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也就是集中於已組織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儘可能迅速地提高整體生產力。

為達此目的，首先必須對所有制以及資產階級的生產條件實行強制性的干預；也就是採取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初看似乎並不充分，且難以獲得支持；然而在運動的進程中，它們將超越自身的局限，並且必須作為進一步衝擊舊有社會秩序的手段，最終導向對整個生產方式的全面而徹底的變革，而這一結果終將不可避免。

這些措施在不同國家中，當然會有所差異。

不過，在最先進的國家，通常可以採取下列措施：

1. 剝奪地產，將全部地租用於公共用途。
2. 徵收高額累進所得稅。
3. 廢除繼承權。
4. 沒收一切流亡者與叛亂者的財產。
5. 透過擁有國家資本並享有壟斷權的國家銀行，將信貸集中於國家手中。
6. 將全部通訊與運輸事業集中於國家手中。
7. 擴大國營工廠與生產工具，在統一規劃下開墾荒地並改良土壤。
8.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建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9. 將農業與工業結合起來，使人口在全國範圍內較為均衡地分布，逐步縮小城鄉差距。
10.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且免費的教育，取消現行形式的童工制度，並將教育與物質生產相結合，等等。

在發展的進程中，當階級差別已經消失，全部生產集中於整個國家的聯合體手中時，公共權力便會失去其政治性質。嚴格而言，所謂政治權力，不過是一個階級用來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力量。

如果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被迫以武力自我組織為一個階級，並通過革命上升為統治階級，從而運用其統治地位，以暴力廢除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在廢除這些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徹底掃除了階級對立以及階級存在的條件；因此，作為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其自身亦將隨著階級的消失而消失。

屆時，將由一個不再具有階級及其對立特徵的聯合體，取代那個具有階級及階級對立特性的舊有資產階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乃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之條件。

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獻

1. 反動的社會主義

(甲) 封建的社會主義

法國與英國的貴族，依其歷史地位所負的使命，乃是撰寫一些抨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小冊子。

在法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與英國的改革運動中，這些貴族再度敗於其可憎的敵人之手。自此之後，重大政治鬥爭已無從談起；他們所能進行的，唯有文字上的鬥爭。然而，即便在文字領域，也難以再重彈王政復辟時期的陳腔濫調。

為了博取同情，貴族們不得不在表面上掩飾自身利益，佯裝只是為受剝削的工人階級發聲，從而撰寫控訴資產階級的小冊子。這些貴族為了發洩怨憤，便以嘲諷與辱罵的詩文來攻擊並譏刺他們的新統治者，並在其耳邊低聲散布一場災難即將來臨的不祥預言。

由此，便產生了一種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哀嘆，半是諷刺；半是對往昔的眷戀，半是對未來的恐嚇。它時而能以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痛處，但由於全然無法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終究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高舉無產階級的乞食袋作為旗幟。然而，每當人民隨之而行，便會發現他們臀後仍懸掛著舊日封建的盾形紋徽，於是哄然大笑，四散而去。

法國的一部分正統主義者以及「青年英國」皆曾表達過此類觀點。

當封建主聲稱，他們的剝削方式有別於資產階級時，他們無非是忘記了：自身的剝削乃發生於一個早已過時、且截然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當他們又指出，在其統治之下並未出現現代無產階級時，他們同樣忽略了：現代資產階級正是由其自身的社會制度所必然孕育而生。

其後，他們更毫不掩飾其批評的反動本質。他們控訴資產階級的主要罪狀，恰恰在於：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必然會孕育出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終將把整個舊社會制度連根拔起。

因此，他們之所以譴責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因其創造了無產階級，不如說是因其創造了一個具有革命性的無產階級。

因此，在政治實踐上，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採取各種高壓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卻又全然不顧自身那套冠冕堂皇的言辭，屈尊俯拾自工業之樹墜落的金蘋果，以所謂的忠誠、仁愛與名譽，去交換羊毛、糖與烈酒。

正如僧侶總是與封建主義者攜手同行一般，僧侶的社會主義也始終與封建社會主義步調一致。

要為基督教傳教士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實在再容易不過了。基督教不也曾激烈反對私有制、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也提倡以慈善與施捨、獨身與禁慾、修道與彌撒來取而代之嗎？所謂宗教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僧侶用來撫慰貴族怨懟的一滴聖水罷了。

（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封建貴族並非唯一被資產階級所推翻的階級；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環境下，它也不是唯一因生存條件日益惡化而趨於滅亡的階級。現代資產階級的前身，是中世紀享有特權的市民與小農。在工商業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中，這兩個階級仍在新興資產階級的周圍勉強維持生存。

在現代文明已然發展的國家裡，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已經形成。它徘徊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並作為資產階級社會成員的補充來源，不斷進行自我調整。然而，這一階級的個別成員，卻時常被競爭拋入無產階級的行列；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他們甚至意識到，自己很快將失去作為社會中一個獨立階層的地位，在商業、工業與農業中，被監工、督導員與管事所取代。

在農民人口遠超全國半數的國家，例如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一方反對資產階級的作家，自然以小資產階級與小農的標準來批判資產階級制度，並從中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為工人辯護。於是，便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西斯蒙第不僅在法國，在英國亦是此類作家的代表人物。

這一社會主義學派，對現代生產關係中的矛盾作出了極為深刻的分析。它揭露了經濟學家對這些生產關係所作的虛偽辯護，明確指出機器與分工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以及資本與土地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同時，也揭示了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小市民與農民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各民族之間毀滅性的工業競爭，以及舊風尚、舊家庭關係與舊民族性的瓦解。

然而，從其實際目的來看，這種社會主義不僅企圖恢復舊有的生產資料與交換手段，而且試圖重建舊的財產所有制關係與舊社會；或者，反過來，企圖把現代的生產資料與交換手段，重新束縛在那些早已被其推翻、且必然繼續被推翻的舊所有制框架之中。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其本質皆屬復古且帶有空想性質。

工業中的行會制度，以及農業中的宗法關係，便是這種社會主義最終的結論。

畢竟，當頑強的歷史事實最終驅散這一切自欺而迷人的幻象時，這種社會主義也只能在惱人的疑懼與不安之中黯然收場。

（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

法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文獻，乃是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壓迫之下產生的，並且是對這種統治進行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當這些文獻傳入德國之時，德國的資產階級才剛開始對封建專制制度展開反抗。

德國的哲學家，以及所謂的思想家與大智者，貪婪而緊緊地抓住了這些文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點：當這些著作自法國傳入德國時，法國的社會條件並未隨之而來。於是，這些文獻一旦與德國的社會現實接觸，便完全喪失了其直接的現實意義，而僅僅保留了一種純粹的文學意味。

因此，在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的眼中，第一次法國大革命不過是一般「實踐理性」的要求，是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意志的表現；在他們看來，這只是一種純粹的意志規律，一種受到限制的意志規律，乃至一種普遍的、真正的人類意志的規律。

德國學者唯一的工作，便是將新的法國思想與其舊有的哲學信仰加以調和；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在吸收法國思想的同時，並未放棄自身原有的哲學立場。

這種吸收，正如試圖透過翻譯來掌握一門外國語一般。

大家都知道，僧侶們曾經在古代宗教經典的手抄本上，添寫天主教聖徒種種荒誕的生平。德國學者對於法國的世俗文學，則採取了相反的做法：他們在法國原著之下，添寫上自己的哲學胡言。

例如，他們在法國人對貨幣經濟作用的批判之下，寫上「人性的異化」；在法國人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批判之下，寫上「被廢黜的大眾範疇」等等。

這種在法國歷史評論背後引入哲學詞句的做法，被他們稱之為「行動哲學」、「真正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等等。

法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文獻那種雄渾的氣勢，就這樣被完全削弱了。既然這些文獻在德國人手中，已不再表現為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德國人便自以為克服了「法國人的片面性」，認為自己不再代表現實的要求，而是代表真理的要求；不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亦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一般人」並不屬於任何階級，實際上也根本不存在，只存在於哲學幻想的朦朧王國之中。

這些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曾經如此認真而嚴肅地對待他們那如同學童習作般的作品，並且對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拙劣手法，大言不慚地加以吹噓；然而，如今他們的那種迂腐與無知，已漸漸顯露無遺。

德國，特別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曾經與封建貴族及專制王朝展開鬥爭；換言之，自由主義運動日益壯大。

於是，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便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機會，趁勢將社會主義的訴求與這一政治運動對立起來，以傳統的詛咒反對自由主義，反對代議制國家，反對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立法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自由與平等，並且趁機大肆向人民群眾宣揚：在這場資產階級的運動中，人民不但一無所得，反而將失去一切。

然而，德國的社會主義卻恰恰忘記了一點：法國的評論文獻（而德國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這些文獻可笑的應聲蟲），乃是以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存在為前提的；而這種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既與當時的經濟狀況相一致，又採取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然而，在當時的德國，連這樣的條件都尚屬有待奮鬥方能實現的目標。

如此一來，這種社會主義便淪為德意志邦聯專制政府及其附庸，僧侶、教員、鄉紳與官僚，求之不得的稻草人，用來恫嚇來勢洶洶的資產階級。

也正是在這同一時刻，這個政府一面以殘酷的皮鞭與槍彈鎮壓德國工人的起義，一面卻又以這種社會主義為自身塗抹上一層虛偽而「完美」的句號。

既然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這樣成了政府對付德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麼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種保守的利益，即德國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國，

16 世紀遺留下來的、並自那時起以各種不同形式反覆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正是現存制度的真正社會基礎。

維持這個小資產階級，也就是維持德國的現存制度。然而，擁有工業與政治雙重優勢的資產階級，卻以特殊方式從兩方面威脅著這一階級：一方面是資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興起。於是，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似乎能夠阻擋來自這兩方面的威脅，因此它便如同瘟疫一般迅速蔓延開來。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於是替自己那骨瘦如柴、可憐的所謂「永恆真理」，披上一件純粹理論化、陳舊而充滿華麗詞藻的外衣，其間夾雜著傷感與頹廢的氣息。這件光彩奪目的外衣，不過是企圖在大庭廣眾之中，使其「商品」銷量驚人地增加罷了。

同時，德國社會主義也愈發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是在言過其實地充當小資產階級、小市民的代表。

它公開讚揚德意志民族為模範民族，德國小市民為模範人物；並為每一個邪惡卑鄙、庸俗的所謂「模範人物」，加以神祕而高尚的社會主義包裝，而這種描繪卻與其真實本質完全相反。

它最終發展到，以反對所謂「殘酷無情的破壞傾向」為藉口，來反對共產主義，並宣稱自己超越一切階級鬥爭、立於不偏不倚之上。當今在德國流通的一切所謂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出版物，除極少數例外之外，大多屬於這一類卑鄙齷齪的、令人頹廢的著作。

2. 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希望消除社會的疾苦，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繼續存在。

這一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者、慈善事業組織者、動物保護協會會員、禁酒主義者，以及形形色色的秘密改良家。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甚至被精心構造成各種較為完整的體系。

我們可以援引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作為這種社會主義形式的例子。

社會主義的資產者，試圖保有現代社會的一切優越條件，而排除在這些條件下必然產生的鬥爭與危險。他們渴望一種現成的社會，在其中沒有使社會走向革命與瓦解的因素。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沒有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社會。

資產階級自然相信，由他們所統治的世界是最美好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便將這種安慰人心的概念發展為或多或少完整的體系，並要求無產階級接受並貫徹這一體制，以期直接邁入所謂社會的新耶路撒冷；實際上，不過是要無產階級停留在現存社會的束縛之中，同時拋棄一切令資產階級擔心的可惡觀點。

第二種較為實際、但尚未系統化的社會主義，則企圖使工人階級輕視一切革命運動，並向他們說明：能夠給工人階級帶來利益的，只有改變現有的物質條件與經濟關係，而非政治改革。然而，這種對現有物質條件的改變，並不意味著廢除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廢除只能依靠革命手段，而不是在現有生產關係的基礎上進行某些行政改革；這類行政改革既不觸動資本與勞動的關係，至多不過是減少資產階級政府的開支，並簡化其行政管理工作。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只有在作為演說辭時，才能較為充分地表現自身。

自由貿易，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護關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監獄改革，也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這便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唯一認真說出、也是最終說出的話。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資產階級之所以是資產階級，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此，我們無意逐一參閱近代各次大革命中所表達的無產階級要求之文獻，例如巴貝夫及其他諸人的著作。

在普遍動盪的時代，當封建社會正被推翻之際，無產階級為了達成自身的所作的最初且直接的嘗試，無可避免地屢遭失敗。其原因在於，當時無產階級本身尚未充分發展，而支撐其解放的經濟條件亦尚未具備；這些條件尚未生成，且唯有在即將到來的資產階級時代方能產生。伴隨這些早期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就其內容而言，必然帶有某種保守性質。這些文獻往往倡導普遍的禁欲主義與最原始的社會平均主義。

嚴格而言，所謂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各種體系，如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的學說，乃是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尚未充分展開之初期所萌芽的。關於此一歷史階段，我們已於前文有所論述（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的確，這些體系的創始者已經看到了階級對立，以及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制度內部所蘊含的瓦解因素。然而，由於無產階級尚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在他們眼中所呈現的，不過是一個尚無歷史主動性、亦未展現任何獨立政治運動趨向的階級。

由於階級對立的發展與工業的進步步調一致，他們不可能發現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於是轉而探索某種新的社會科學與社會規律，企圖藉此創造出這些條件。

於是，社會活動被要求服從於他們個人所構想的活動形式；由歷史發展所產生的解放條件，被幻想的條件所取代；無產階級逐步形成的自發性階級組織，則被這些創始者刻意設計的社會組織所取代。在他們看來，未來的世界歷史，無非是對其社會計畫的宣傳與實現。

誠然，在其體系的構想之中，他們亦意識到自身主要代表的是工人階級，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然而，在他們的理解中，工人階級也僅僅被視為受苦最深的階級而已。

然而，由於階級鬥爭尚未充分發展，加之其自身的社會地位，使得這些社會主義者自以為高踞於一切階級對立之上。他們試圖改善社會每一個成員的生活狀況，甚至連最為優裕的階層亦包含在內。

因此，他們總是不分階級地向整個社會呼籲，且不加區別地向統治階級提出訴求。他們深信，一旦人們理解其體系，便無法不承認這是最美好且最可行的社會藍圖。

因此，他們拒絕一切政治行動，尤其是任何革命性的行動；他們企圖以和平途徑達成其目的，並寄望於藉由示範的力量，為未來新的社會福音開闢道路。然而，這一切終究註定失敗。

這種對未來社會的幻想性描繪，產生於無產階級尚未充分發展的階段；同時，當無產階級對自身地位的認識仍帶有幻想色彩之時，這種描繪亦隨之出現。這種幻想，與無產階級對社會進行普遍改造的最初本能渴望，是相一致的。

然而，這些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著作，也包含著批判的成分。它們抨擊現存社會的一切基本信條。

因此，這些著作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以啟發工人的覺悟。他們所提出的具體措施，例如消除城鄉差距、廢除家庭、禁止以私人牟利為目的的工業、取消工資制度、提倡社會和諧，以及將國家轉變為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所有這些主張，都指向階級對立的消失；而這種階級對立，在當時，即這些文獻發表之際，才剛開始發展，他們所認識到的，也僅是其早期尚不明顯且不確定的形式。因此，這些主張本身仍帶有純粹空想的性質。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其要點上與歷史發展的趨勢呈現出倒轉的關係。隨著現代階級鬥爭的不斷發展，以及其日益明確與具體化，這種脫離現實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鬥爭的幻想，便愈加喪失任何實踐意義與理論根據。

因此，儘管這些體系的創始人在許多方面具有革命性，但其信徒在各種場合中，卻不過形成一種保守的宗派，死守宗師的舊觀念，並站在無產階級歷史發展的對立面。於是，他們竭力且一致地企圖削弱階級鬥爭，謀求階級對立的調和。他們甚至幻想以試驗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的社會空想，例如創辦特殊的「共產共居社團」、建立「國內殖民地」，以及創立「小伊卡利亞」（即袖珍版的耶路撒冷）。

為了建構這一切空中樓閣，他們不得不乞求資產階級的同情，並呼籲其慷慨解囊。久而久之，他們逐漸墮入前述反動或保守的社會主義陣營之中。所不同者，只在於他們更加系統地賣弄學問，並狂熱地迷信自身那套「社會科學」的神奇效力。

因此，他們激烈反對一切代表工人的政治運動，認為這些運動僅僅源於對「新福音」的盲目不信。

在英國，有歐文主義者反對憲章派；在法國，則有傅立葉主義者反對改革派。

四、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

第二章已經明確闡明了共產黨人同現有工人政黨之間的關係，例如同英國憲章派與北美土地改革派的關係。

共產黨人為了實現替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直接目標而奮鬥；但在當前的運動中，也同時代表並肩負著運動未來的責任。在法國，共產黨人同社會主義民主黨聯合起來，反對保守與激進的資產階級；同時，對那些承襲自大革命傳統的空談與幻想，保留加以批判的權利。

在瑞士，共產黨人支持激進派，但並不忽略該政黨由彼此矛盾的成分所構成的事實：其中一部分是法國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另一部分則是激進的資產者。

在波蘭人之中，共產黨人支持那個主張以土地革命作為民族解放條件的政黨，即曾發動 1846 年克拉科夫起義的政黨。

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行動，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市民的反動性，共產黨人便與其並肩作戰。

然而，共產黨人必須時刻不懈地教導工人，使其盡可能清楚地意識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對立。在資產階級的霸權統治下，必然產生的社會與政治狀況，將使德國工人能以此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有力武器，並在德國反動階級被推翻之後，立即展開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

共產黨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德國，因為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與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在整個歐洲文明中具備更為進步的條件，並且已經形成較為壯大的無產階級，因此有責任去推動這場革命；然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奏。

總而言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並將其視為運動的核心問題，不論這一問題在當時發展到何種程度。

最後，共產黨人到處都竭力促成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與協商。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與意圖。他們公開宣告：唯有以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成他們的目的。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者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所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附錄 A: 《共產黨宣言》各語言版本序言

1872 年德文版序言

共產主義者同盟，在當時條件下，自然只能是一個秘密的國際工人組織。1847 年 11 月於倫敦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委託我們二人起草一份準備公開發表的、詳盡的理論與實踐綱領。其結果，便產生了以下這篇《宣言》。原稿於二月革命前數週送至倫敦付印。

《宣言》最初以德文出版，並以德文在德國、英國與美國至少印行過十二種不同版本。首個英譯本由海倫·麥克法林女士翻譯，於 1850 年在倫敦《紅色共和主義者》雜誌上發表；至 1871 年，至少又有三種不同的英譯本在美國出版。法文譯本於 1848 年六月起義前不久首次在巴黎印行，並於最近在紐約《社會主義者報》上刊載，另有一個新譯本正在醞釀之中。

波蘭文譯本在《宣言》首次於德國發行後不久，即已於倫敦問世；俄文譯本則於 1860 年代在日內瓦出版；丹麥文譯本亦是在《宣言》問世後不久即已出版。

無論過去二十五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宣言》中所主張的一般原理，整體而言，直到今日仍然完全正確；其中某些細節，或許尚可進一步修正。正如《宣言》所指出的，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取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因此，第二章結尾所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並不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以今日的眼光看來，該段內容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

自 1848 年以來，由於現代工業的突飛猛進，以及工人階級組織的改進與擴展，首先是來自二月革命所獲得的實際經驗，其後更是來自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歷時兩個月之久的巴黎公社之實踐經驗，這一綱領的若干細節，已顯得過時。尤其有一點，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其中對此有進一步的論述）。

其次，對社會主義文獻的批判，至今看來亦不完全，因其僅涵蓋至 1847 年為止。同樣，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之論述（第四

章)，雖在原則上仍屬正確，但就其實際運用而言，於今日已不免過時；蓋因政治形勢已全然改變，當時所列舉的諸多黨派，大多已隨歷史發展而被徹底消除。

但是，《宣言》已經成為一份歷史文件，我們已無權對其加以修改。日後再版時，或許可以補上一篇導言，以說明自 1847 年至今這一段期間的發展情況。此次再版過於倉促，未及完成此項工作。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 年 6 月 24 日於倫敦

1882 年俄文版序言

由巴枯寧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一版，於 1860 年代初由「鐘聲」印刷所出版。當時西方認為它（俄文版《宣言》）不過是一部新奇的文學作品；這種看法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

由此可見，在當時（1847 年 12 月）捲入無產階級運動的地區是多麼狹小；從《宣言》最後一章〈共產黨人對各國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中，可以清楚看出，《宣言》確實沒有提到俄國和美國。那時，俄國是整個歐洲反動勢力的一個強大後備軍，而美國則透過移民吸收歐洲過剩的無產階級力量。這兩個國家都向歐洲提供原料，同時又是歐洲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因此，無論如何，它們都是當時歐洲現存秩序的重要支柱。

然而，今天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歐洲的移民使北美洲得以進行大規模農業生產，這種農業競爭正在動搖歐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基礎；同時，美國又以巨大的力量與規模開發其豐富的工業資源，以致很快就會摧毀西歐，特別是英國迄今為止所佔據的壟斷地位。這兩種情況反過來也對美國本身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作為整個政治制度基礎的中小農場土地所有制，正逐漸被大農場的競爭所取代；與此同時，大批工業無產階級以及高度集中的資本，也首次在各工業區發展起來。

再看今日的俄國！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不僅歐洲的君主們，而且連歐洲的資產者，也都把俄國對正在覺醒的無產階級的干涉，視為他們唯一的救星；沙皇被奉為歐洲反動勢力的首領。如今，沙皇卻在加特契納成為革命的俘虜，而俄國則成為歐洲革命運動的前鋒。

《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然而在俄國，我們看到，在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以及剛剛開始形成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之外，大部分土地仍歸農民公有。於是問題在於：這種雖已大為削弱、但仍存在的原始公共土地所有形式，俄國的農村公社，能否直接過渡到較高級的共產主義公共所有制形式？抑或相反，它是否必須先經歷西方歷史發展中所經歷的那種解體過程？

目前看來，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如果俄國革命能夠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從而兩者互相補充，那麼現存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於倫敦

1883 年德文版序言

唉！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人署名了。馬克思這位比任何人都更應當受到歐美整個工人階級感謝的人物，已經長眠於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經開始長出青草。自從他逝世（1883年3月13日）以後，更無從談及對《宣言》作任何修改或補充。因此，我認為更有必要在此再次明確重申如下：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構成該時代政治與精神歷史的基礎；因此（自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各個社會發展階段中，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這一鬥爭如今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被剝削與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若不能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與階級鬥爭，便無法從剝削與壓迫它的階級（資產階級）手中解放自身。這一基本思想完全屬於馬克思一人。

這一點我已屢次說明，但現在正有必要在《宣言》本身的前面，再次明確加上這一觀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於倫敦

註：

我在英文版序言中已明確指出：「在我看來，這一理論對歷史學所產生的影響，必將如達爾文學說之於生物學一般。」我們兩人早在1845年前後便逐漸接近這一觀點；當時我個人對此所達到的程度，《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已可作為最好說明。但至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將此思想加以完善，並以幾乎與我以上所用相同的清晰語句向我闡明。

（1890年德文版，恩格斯註）

1888 年英文版序言

《宣言》是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發表的。這個同盟起初純粹是德國工人的團體，後來發展為國際工人的團體。然而，在 1848 年以前歐洲大陸的政治條件下，它必然只能是一個秘密組織。1847 年 11 月在倫敦召開的同盟代表大會，委託馬克思與恩格斯起草一份準備公開發表的、詳盡的理論與實踐綱領。手稿於 1848 年 1 月以德文寫成，並在 2 月 24 日法國革命爆發前數週送至倫敦付印。法文譯本於 1848 年六月起義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個英譯本由海倫·麥克法林女士翻譯，於 1850 年在喬治·朱利安·哈尼主編的倫敦《紅色共和主義者》雜誌上發表。同時，丹麥文與波蘭文譯本亦相繼出版。

1848 年 6 月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第一次大規模交鋒的巴黎起義以失敗告終，歐洲工人階級的社會與政治願望再度暫時退居幕後。此後，爭奪統治權的鬥爭，如二月革命以前一樣，主要仍在資產階級不同派別之間進行。工人階級被迫侷限於爭取政治活動空間的有限自由，並在實際上成為中產階級激進派的極左翼。凡仍然表現為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都遭到無情鎮壓。隨後，普魯士警察搜查了當時設於科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一些成員被逮捕，並在經過十八個月監禁後，於 1852 年 10 月被送交審判，這就是著名的「科隆共產黨人審判」。審判自 10 月 4 日持續至 11 月 12 日，被告中有七人被判處三至六年要塞監禁。宣判之後，同盟殘餘成員正式解散，《宣言》似乎從此註定被遺忘。

當歐洲工人階級重新積聚起足以對統治階級發動新一輪進攻的力量時，國際工人協會成立了。該組織的明確目標，是將歐洲與美國一切戰鬥性的無產階級聯合為整體。因此，它不可能立即宣佈《宣言》中所提出的各項原則。相反，它必須提出一個能為英國工會、法國、比利時、義大利與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所共同接受的廣泛綱領。

馬克思為此起草了一個使各派都能接受的綱領，他對於共同行動與共同討論所必然帶來的工人階級精神發展充滿信心。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一系列失敗（往往比勝利更具教育意義）的經驗，使人們逐漸認識到過去自以為能解決社會與政治問題的種種方案其實無效，並為更深刻理解工人解放

的真正條件開闢道路。馬克思是正確的：當 1874 年國際工人協會解散時，離開該組織的工人，已經不再是 1864 年創立時的樣子。法國蒲魯東主義與德國拉薩爾主義已日漸衰落；甚至在此之前，英國許多早已與國際工人協會決裂的保守工會，也逐漸顯露出和解的傾向，以至於去年其主席在斯旺西甚至代表工會聲明：「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對我們而言已不再可怕。」事實上，《宣言》的原則已在世界各國工人之間廣泛傳播。

於是，《宣言》本身再度回到前台。自 1850 年以來，德文版已在瑞士、英國與美國多次再版。1872 年，《宣言》在紐約被譯成英文，刊載於《伍德赫爾與克拉夫林週刊》，同時根據英文本譯成法文，刊於《社會主義者報》。此後，美國至少出現過兩種經過刪節的英譯本，其中一種亦在英國重印。由巴枯寧翻譯的第一個俄文本約於 1863 年在日內瓦赫爾岑所辦《鐘聲》印刷所出版。由維拉·查蘇利奇翻譯的第二個俄文本於 1882 年亦在日內瓦出版。新的丹麥譯本於 1885 年在哥本哈根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叢書》出版。新的法文譯本於 1886 年刊於巴黎《社會主義者報》，並據此譯成西班牙文，同年於馬德里出版。德文重印版本數量甚多，總計至少十二種。亞美尼亞文譯本原計畫數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出版，但最終未能問世，據稱因出版人畏懼署有馬克思之名，而譯者拒絕將其作為自己的作品發表。其他語文譯本雖曾聽聞，但未親見。由此可見，《宣言》的歷史反映了現代工人運動的歷史；如今它無疑已成為所有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最具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千百萬工人共同承認的綱領。

然而，在我們撰寫《宣言》時，它並未被稱為「社會主義宣言」。在 1847 年，「社會主義者」一詞，一方面指各種空想社會制度的信徒，即英國的歐文派與法國的傅立葉派；這些流派已日益淪為近似宗教性的運動，並趨於消亡；另一方面則指各種社會改良論者，他們以各種修補方案自稱能消除一切社會弊病，而不觸動資本與利潤制度。這兩類人皆置身工人運動之外，反而向「受過教育的階級」尋求支持。只有工人階級中那些堅信僅靠政治變革不足以解放自身，並公開主張必須徹底改造整個社會的人，才自稱為共產主義者。這是一種粗糙、尚未成熟、帶有本能性的共產主義，但它已觸及根本問題，並在工人階級中強大到足以形成各種空想共產主義流派，例如法國的卡貝共產主義與德國的魏特林共產主義。因此，在 1847 年，社會主義在歐

洲大陸主要是「中產階級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運動；當時社會主義甚至被視為「體面」的思想，而共產主義則相反。既然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業」，那麼在這兩個名稱之間應作何選擇，便顯而易見。我們從未考慮放棄這一名稱。

《宣言》是我們兩人的共同作品，但我有責任指出，其核心基本主張屬於馬克思。這一主張是：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構成該時代政治與精神歷史的基礎，並只能由此加以理解。因此，人類全部歷史（自原始氏族公有制解體以來），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這一階級鬥爭的歷史，經歷一系列發展階段，如今已達到被剝削與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這一階段；若不能同時使整個社會最終擺脫一切剝削、壓迫、階級差異與階級鬥爭，無產階級便無法從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與控制中獲得解放。

在我看來，這一理論對歷史學的影響，將如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的影響一般。我們兩人早在 1845 年前後便逐漸接近這一觀點；當時我個人對此所達到的程度，《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已可作為最好說明。1845 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將此理論完善，並以幾乎與我上述相同的清晰語句向我闡明。

我從我們為 1872 年德文版所寫序言中摘錄如下：

無論過去二十五年來情況發生多大變化，《宣言》中所主張的一般原理整體而言至今仍然完全正確；其中某些細節或可進一步修正。正如《宣言》所說，這些原理的實際應用，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取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因此第二章結尾所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並不具有特別重要性；從今日看來，該段內容在許多方面都會有所不同的表述。自 1848 年以來，由於現代工業的突飛猛進，以及工人階級組織的發展與擴展，首先來自二月革命的實踐經驗，其後更來自巴黎公社這一無產階級首次掌權長達兩個月的經驗，這一綱領的若干細節已顯過時。特別是公社已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加以運用。」（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其次，對社會主義文獻的批判至今仍不完整，因其僅涵蓋至 1847 年

為止。同樣，關於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原則上仍正確，但在實際應用上已顯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完全改變，當時列舉的諸多黨派大多已被歷史發展所消解。

但是，《宣言》是一份歷史文獻，我們已無權對其加以修改。

本譯文由曾翻譯《資本論》部分內容的塞繆爾·穆爾先生翻譯，我與他共同校訂，並補充了一些歷史註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於倫敦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自從〈1883 年首版德文序言〉寫成以來，《宣言》的新版德文譯本再度顯得必要；此外，關於《宣言》本身，亦有若干值得於此記述之新情況。

1882 年，由薇拉·查蘇利奇翻譯之第二個俄文譯本於日內瓦問世；該版本之序言由馬克思與我共同撰寫。可惜德文原稿現已佚失；因此，我不得不依據俄文譯本加以回譯，而此舉對於文本品質，無疑並無任何裨益。

其內容如下：

1882 年俄文版重印

大約在同一時期，日內瓦亦出現了一個新的波蘭語版本，即《共產主義宣言》。

此外，哥本哈根社會民主黨圖書館於 1885 年出版了一個新的丹麥文譯本。惟此譯本並不完整，若干關鍵段落遭刪略，似為譯者所難以處理；同時，譯文中尚存若干粗疏之處。尤為可惜者在於，從整體譯文觀之，若譯者稍加用心，本可成就一部頗為優良之作。

1886 年，巴黎《社會主義者報》刊載了一個新的法文譯本，此為迄今所見最為優良之版本。同年，馬德里《社會主義者報》亦刊登了該報之西班牙語譯本，嗣後復以小冊子形式再版，題為：《卡洛斯·馬克思與弗朗西斯·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馬德里，《社會主義者報》管理處，埃爾南·科爾特斯街 8 號。

尤值得一提者，1887 年曾有一份亞美尼亞語譯本手稿提交予君士坦丁堡之一出版商；然該出版商不敢刊行署名馬克思之著作，並建議譯者改署己名，惟譯者拒絕從之。

在一部接著一部、或多或少存在謬誤的美國譯本於英國反覆重印之後，一個權威的譯本終於於 1888 年問世。此譯本出自我的朋友塞繆爾·摩爾之手；在付印之前，我們又共同對其進行了一次校閱。譯本標題為：《共產黨宣言》，作者：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授權英文譯本，由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編輯並加註。1888 年版，倫敦，威廉·里夫斯出版公司，地址：弗利特街 185 號。我已將該版中的部分註釋增補至本版之中。

《宣言》有其自身獨特的歷史。問世之初，它曾受到當時人數尚不眾多的「科學社會主義」先鋒隊的熱烈歡迎（此點已由前文所述諸譯本可資證明）；然而，隨著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起義失敗及其後反動勢力的抬頭，《宣言》旋即被迫退居幕後；及至 1852 年「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這場始於「二月革命」的工人運動亦逐漸淡出公眾視野，《宣言》遂隨之隱沒。

當歐洲工人階級重新積蓄力量，準備再度向統治階級的權力發起衝擊之時，「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應運而生。該協會旨在將歐洲與美洲一切具有戰鬥精神的工人階級凝聚為一支統一而宏大的力量，因此在其初創之際，尚無法直接以《宣言》中所闡述的原則作為綱領。它必須擬定一套綱領，使英國工會不致被排斥於外，亦不排除法國、比利時、義大利與西班牙的蒲魯東主義者，以及德國的拉薩爾主義者。

這一綱領，即構成《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基礎之指導思想，乃由馬克思以其卓越筆力擬定，其高超造詣甚至贏得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追隨者的承認。至於《宣言》中所闡述之思想，馬克思深信其最終勝利，將有賴於思想交流與實踐經驗所促成之理性發展。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勢力之鬥爭中所經歷的種種事件與曲折，尤以失敗之教訓為甚，較之成功，更足以揭示各種「萬靈藥」式方案之空洞無力，從而促使其思想日益開闊，逐步把握真正足以解放工人之條件。

馬克思的判斷是正確的。至 1874 年，即「國際」解散之時，工人階級與 1864 年「國際」成立之初相比，已判若兩端。在拉丁語系諸國，蒲魯東主義日趨消亡；在德國，帶有特殊色彩的拉薩爾主義亦日漸式微；甚至在英國，那些素以保守著稱的工會亦逐步發生轉變。至 1887 年，其斯旺西代表大會之主席已能代表全體工會成員宣稱：「大陸的社會主義，對我們而言，已不再是令人恐懼之物。」然而，至 1887 年，所謂「大陸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幾乎已完全等同於《宣言》所宣揚之理論。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宣言》的歷史，正是自 1848 年以來現代工人階級運動歷史的縮影。時至今日，它無疑已成為所有社會主義文獻中流傳最廣、

最具國際性的著作；自西伯利亞至加利福尼亞，遍及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工人，皆以之為共同綱領。

然而，當它問世之際，我們絕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宣言」。在1847年，被視為「社會主義者」者，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各種空想體系的信徒，其中尤以英國的歐文派與法國的傅立葉派為代表；彼時，這兩個流派皆已日漸式微，幾近淪為行將絕跡的純粹宗派。其二，則是形形色色的社會庸醫，企圖藉由各式「萬靈藥」與修補性的改良措施來消弭社會弊端，卻絲毫不願觸動資本與利潤的根本利益。

上述兩類人，皆遊離於工人運動之外；他們寧可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反觀工人階級之中，那些主張對社會加以徹底改造者，亦即深信單純的政治革命遠不足以解決問題之人，當時則自稱為「共產主義者」。這種共產主義尚屬粗糙，多半出於本能，且往往帶有若干原始色彩；然而，它仍具備足夠的力量，足以催生兩種空想共產主義體系：在法國，有以卡貝為代表的「伊卡利亞」共產主義；在德國，則有魏特林所創立的體系。

是以，在1847年，「社會主義」一詞所指，多半為一種資產階級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標誌著一種工人階級運動。至少在歐洲大陸，「社會主義」頗受社會尊崇，而「共產主義」則恰為其對立面。既然我們早已堅信，正如《國際工人協會章程》所宣示，「工人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自身去完成」，那麼，在上述兩個名稱之間的取捨，自無須遲疑；而且，我們亦從未有過拋棄此一名稱的念頭。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四十二年前，當我們在第一次巴黎革命前夕，即無產階級首次以獨立姿態提出自身要求之際，向世界發出這一號召時，響應者寥寥。然而，至1864年9月28日，西歐多數國家的無產者已攜手並進，共同創立了光榮的「國際工人協會」。誠然，此一協會僅存續九年；然而，若欲證明其所締造的「全世界無產者之永恆聯合」依然生機蓬勃，且較往昔更為堅實有力，則莫過於今日之盛況。

正當我寫下此文之際，歐美各國無產階級正集結起來，檢閱自身的戰鬥力量。此乃史無前例之大規模動員，如同一支統一的軍隊，高擎同一面旗幟，為一項迫切而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即以立法確立標準之「八小時工作

制」。此一訴求，早於 1866 年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代表大會即已提出，並於 1889 年巴黎工人代表大會上再度申明。

今日所展現之壯闊景象，必將使各國資本家與地主階級幡然醒悟：全世界無產者，確已緊密聯合，凝為一體。

要是馬克思仍在我身旁，能親眼見證這一切，該是何等欣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 年波蘭文版序言

《共產黨宣言》之所以有必要推出新的波蘭文版本，這一事實本身即發人深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宣言》在歐洲大陸已然成為，可以說，衡量大工業發展狀況的一項指標。隨著大工業在各國的發展與壯大，該國工人對於釐清自身作為工人階級與有產階級之間關係的需求，亦日益高漲；社會主義運動因而在他們之間廣泛傳播，對《宣言》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因此，在每一個國家中，不僅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連同大工業的發展程度，都可以透過該國語言版本《宣言》的發行數量，作為相當準確的衡量。

因此，這一新的波蘭語版本標誌著波蘭工業已取得顯著進展。毫無疑問，自十年前上一版問世以來，這種進步確已發生。俄屬波蘭，即「會議波蘭」，已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重要工業區之一。俄羅斯的大工業分布零散：一部分集中於芬蘭灣沿岸，另一部分位於中部地區（莫斯科與弗拉基米爾），第三部分沿黑海與亞速海沿岸分布，其餘則散布於各地；相比之下，波蘭工業則集中於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內，並同時呈現出這種高度集中所帶來的種種利弊。那些與波蘭製造商競爭的俄國製造商，儘管極力主張將波蘭人同化為俄國人，但在要求對波蘭實施保護性關稅時，仍不得不承認這種工業集中所具備的優勢。至於其弊端，無論對波蘭製造商抑或俄國政府而言，亦十分明顯：即社會主義思想在波蘭工人階級中迅速傳播，以及對《宣言》的需求日益增加。

然而，波蘭工業的迅速發展，其速度甚至超越俄國，反過來證明了波蘭民族蘊藏著取之不盡的生命力，並為其即將到來的民族復興提供了一項新的保證。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的波蘭，不僅是波蘭人民自身的課題，也是全歐洲共同的關切。歐洲各國若欲實現真正的國際合作，前提唯有一個：即每一個民族都能在自身國土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權。1848 年革命，儘管是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爆發，歸根結底，不過是使無產階級戰士為資產階級效勞；其最終結果，乃是在其「遺囑執行人」路易·波拿巴與俾斯麥之手，促成了義大利、德國與匈牙利的獨立。然而，波蘭，這個自 1792 年以來對革命事業的貢獻甚至超過上述三國總和的國家，卻在 1863 年面對十倍於己的俄國大軍而

終告敗亡之際，被徹底拋棄，只得孤立無援地承受其命運。波蘭的貴族階級既無力維護國家獨立，亦無從將其重新奪回；而對當時的資產階級而言，這種獨立，充其量，也不過被視為無足輕重。儘管如此，若欲實現歐洲各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波蘭的獨立仍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唯有年輕的波蘭無產階級，方能贏得此一獨立；而一旦此一事業掌握於其手中，亦將獲得最為可靠的保障。因為對於歐洲其他各國的工人階級而言，波蘭的獨立同樣不可或缺，其重要性絲毫不亞於波蘭工人階級自身對獨立的迫切需求。

弗·恩格斯

倫敦，1892年2月10日

1893 年義大利文版序言

可以說，《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恰逢 1848 年 3 月 18 日，亦即米蘭與柏林革命爆發之日。這兩場革命，乃兩個民族的武裝起義：一者位於歐洲大陸的中心，另一者位於地中海的中心；在此之前，兩個民族皆因分裂與內鬥而積貧積弱，遂淪於外國統治之下。當時，義大利受制於奧地利皇帝，而德國雖未直接受制，卻同樣承受著「全俄沙皇」那毫不遜色的沉重枷鎖。1848 年 3 月 18 日革命的結果，使義大利與德國雙雙擺脫了這種屈辱的處境；如果說，自 1848 年至 1871 年間，這兩個偉大的民族得以重建，並在某種程度上重新掌握自身命運，那麼，正如卡爾·馬克思常言：這一切，恰恰是由那些鎮壓了 1848 年革命的人，在違背革命本身遺志的情況下完成的。

無論在何處，這場革命皆為工人階級的傑作；正是他們築起街壘，並為此流血犧牲。唯獨巴黎的工人，在推翻政府之際，懷有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這一極為明確的意圖。然而，儘管他們已清醒地意識到本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致命對立，無論是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抑或法國工人大眾的思想與文化水準，均尚未達到足以使社會重建成為現實的階段。因此，歸根究柢，這場革命的成果最終仍為資產階級所攫取。而在其他國家，如義大利、德國與奧地利，工人自始至終所做的，不過是將資產階級推上統治地位而已。然而，在任何國家，若無民族獨立，資產階級的統治便無從確立；因此，1848 年革命必然導向那些此前尚未具備民族統一與自主的國家，即義大利、德國與匈牙利，走向統一與自主，波蘭亦將隨之而來。

由此可見，儘管 1848 年革命並非社會主義革命，卻為其鋪平了道路，並奠定了基礎。在各國大工業推動之下，資產階級統治在過去四十五年間，已造就了一個人數眾多、高度集中且力量日益強大的無產階級。用《宣言》的話來說，它同時也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若不恢復各民族的自主權與統一性，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便無從實現，各民族之間為共同目標所進行的和平且理性的協作亦無從談起。試想，在 1848 年以前的政治格局之中，義大利、匈牙利、德國、波蘭與俄國的工人，又何以展開聯合的國際行動？

因此，1848 年的鬥爭絕非徒然。自那一革命紀元以來，四十五載光陰並未虛度；今日，革命的成果正日益成熟。我唯一的願望是：願這部《宣言》

義大利文譯本的問世，能如同原著當年問世時預示國際革命的勝利一般，同樣預示著義大利無產階級的勝利。

《宣言》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所扮演的革命性角色。而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義大利。封建中世紀的終結與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皆由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所標誌，——他便是義大利人但丁，這位同時身為「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與「現代第一位詩人」的偉大人物。如今，正如1300年前後那一歷史時刻，一個嶄新的時代正向我們走來。義大利是否會再次為人類帶來一位「新但丁」，一位標誌著這一全新無產階級紀元誕生的偉大人物？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附錄 B： 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1847 年 11 月 24 日
巴黎，1847 年 11 月 23—24 日

親愛的馬克思：

直到今晚，我才終於確定即將動身前往。如此一來，我們可於週六晚上在奧斯坦德的「王冠旅館」會面，該旅館正對火車站，且緊鄰港口；週日上午，我們再一同渡海。倘若你搭乘下午四點至五點之間發車的列車，應可與我幾乎同時抵達。……

週二晚上

翻頁

請你著手稍作構思那份「信仰宣言」。我以為，我們最好放棄問答體，並將此文件定名為「共產黨宣言」。既然文中必須包含一定程度的歷史敘述，那麼迄今所採用的形式便顯得頗不相宜。我將把我在巴黎起草的那一份帶去（即《共產主義原理》）；該稿雖採取較為簡單的敘述方式，但由於是在極度匆促之中完成，文字措辭頗嫌粗疏。文首，我先提出「什麼是共產主義？」一問，隨即轉入對無產階級的論述，涵蓋其歷史起源、與早期工人的區別，以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關係的發展過程，並涉及經濟危機，最終導出結論。其間亦穿插若干次要的輔助性說明；最後一部分，則關於共產黨的綱領政策，僅限於那些適宜公諸於世的内容。

目前，巴黎方面的草案尚未全文提交以供正式批准；然而，除極少數無關宏旨的細節外，我有把握使其以現有形式獲得通過，至少可以確保，其中並無任何與我們觀點相牴觸之處……

附錄 C: 《共產主義信仰綱領草案》

本文件係 1847 年 6 月 2 日至 9 日於倫敦召開之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所討論之綱領草案。

此次代表大會，標誌著「正義者同盟」，一個由德國工人與手工業者所組成之組織，改組進程之最終階段。該組織成立於 1836 至 1837 年間之巴黎，且迅速發展為具有國際性質之團體，其支部遍及德國、法國、瑞士、英國與瑞典。

馬克思與恩格斯致力於促進社會主義者與先進工人在思想與組織上之統一；其努力促使同盟領導人，卡爾·沙佩爾、約瑟夫·莫爾與海因里希·鮑爾，（自 1846 年 11 月起即常駐倫敦）主動向其求助，以推動同盟之改組並起草新綱領。當馬克思與恩格斯確認正義者同盟領導層已準備將科學共產主義之原則確立為同盟綱領時，遂接受該同盟於 1847 年 1 月下旬向其發出之入盟邀請。

恩格斯對代表大會工作的積極參與（馬克思當時未能赴倫敦），對會議進程及其成果產生了重要影響。該同盟遂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原屬「正義者同盟」之舊口號，「四海之內皆兄弟」，亦為一則具有鮮明馬克思主義色彩之新口號所取代：「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同盟之綱領草案與章程草案，於 1847 年 6 月 9 日之最後一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共產主義信仰綱領草案》全文直至 1968 年始公諸於世。瑞士學者伯特·安德烈亞斯於漢堡國立大學圖書館所藏檔案中，發現了共產主義者同盟活躍成員約阿希姆·弗里德里希·馬滕斯之個人卷宗；正是在此卷宗中，他尋獲了《綱領草案》以及同盟之同盟草案與第一屆代表大會之代表名錄。

這項發現，使人們得以確證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之歷史及其綱領性文件起草過程中的若干重要細節。此前，學界普遍認為，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僅通過一項制定綱領的決議；而綱領草案本身，則係於大會閉幕之後，即 1847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由共產主義者同盟倫敦中央委員會（成員包括約瑟夫·莫爾、卡爾·沙佩爾與海因里希·鮑爾）負責起草。然而，新近發掘的文獻顯示，該綱領草案實際上早在 1847 年 6 月 9 日即已定稿，其執筆者正為恩格斯（於馬滕斯檔案中所發現之手稿，除個別增補詞句、結尾句以及大會主席與秘書之簽名外，其餘部分均出自恩格斯之手）。

本文件表明，恩格斯在大會期間對綱領之討論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其中多數問題之回答，其表述已明顯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之立場。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起草綱領時，亦不得不顧及同盟成員尚未完全擺脫空想主義思想之影響；此一情形在前六個問答之表述中有所反映。此外，「革命問答式」之形式，在當時「正義者同盟」以及其他工人與手工業者之組織中亦屬常見。可以推測，恩格斯原擬在後續之討論與修訂過程中，進一步使該綱領文件中之若干表述更臻精確。

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共產主義信仰綱領草案》連同章程草案一併發送至各地支部加以討論，其討論結果擬於第二次代表大會最終通過綱領與章程時予以參酌。至 1847 年 10 月下旬，恩格斯在著手起草另一份經修訂並加以完善之綱領——《共產主義原理》時，曾直接援用《綱領草案》之內容；此點不僅可由兩者文本之間的相互對應看出，亦可從《原理》中對該較早文獻之明確提及而得到印證。顯然，恩格斯當時已決定保留其中若干問答之原有表述。

共產主義信仰綱領

問題 1：你是共產主義者嗎？

答：是的。

問題 2：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什麼？

答：將社會組織成一種狀態，使每個成員都能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中發展並運用其全部能力與力量，而又不因此破壞該社會的基本條件。

問題 3：你們打算如何達成這個目的？

答：藉由消滅私有財產，並以財產公有制取而代之。

問題 4：你們的財產公有制是以什麼為基礎的？

答：第一，以工業、農業、貿易及殖民地開發所產生的巨大生產力與生活資料為基礎；同時也以機械、化學及其他資源所蘊含的無限擴展可能性為基礎。

第二，以這一事實為基礎：在每一個人的意識或情感中，都存在某些不容辯駁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是全部歷史發展的產物，因此無需另行證明。

問題 5：這些原則是什麼？

答：例如，每個人都力求幸福；個人的幸福與全體的幸福密不可分，諸如此類。

問題 6：你們打算如何為實行財產公有制鋪路？

答：透過啟發並團結無產階級。

問題 7：什麼是無產階級？

答：無產階級是專靠出賣勞動力，而非依賴某種資本利潤來維持生活的社會階級；也就是說，其禍福存亡完全取決於商業狀況的變動，換言之，即取決於競爭的波動。

問題 8：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說無產者並非自古即有？

答：不是。窮人與勞動階級自古即存在，而且勞動階級通常都是貧窮的。然而，如同今日這種形態的無產者，並非一向就有，正如自由競爭也並非一向存在。

問題 9：無產階級是如何產生的？

答：無產階級隨著十八世紀後半葉機器大工業的興起而出現。其中最重要的機器包括蒸氣機、紡紗機與織布機。這些機器價格高昂，因而只有富人能夠購置；而機器生產商品，相較於工人使用簡陋的紡車與手織機，不僅更快速，也更低廉，最終取代了當時的手工勞動者。

如此一來，工業便完全落入大資本家之手，而工人原有的少量財產（主要是工具與織機等）也變得一文不值，使資本家幾乎囊括一切，而工人則一無所有。於是，工廠制度隨之建立。一旦資本家發現此制度的巨大優勢，便極力將其推廣至越來越多的勞動部門。

他們使工人之間的分工日益細化，以致過去能獨立完成整件產品的工人，如今只能負責其中的一個環節。這種細密分工使商品得以更迅速、也更廉價地生產；同時，人們也發現，在幾乎所有的勞動部門中，機器皆可加以運用。

凡某一部門一旦採用工廠生產，便如紡紗與織布業一般，最終必然落入大資本家之手，而工人也因此喪失僅存的獨立性。我們正逐步走向這樣的局面：幾乎所有勞動部門皆已工廠化。此一趨勢日益導致原有中產階

級的瓦解，特別是小作坊主與獨立手工業者，並徹底改變工人的地位，從而催生出兩個逐漸吞噬其他一切階級的新階級，即：

一、 資產階級（大資本家階級）

在所有先進國家中，這一階級幾乎壟斷了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的各種生產資料（如機器、工廠與工場等）。

二、 無產階級（徹底無產者）

這一階級被迫將自身的勞動力出賣給前者，即資產階級，以換取維持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由於這種交易中雙方地位並不平等，資產階級佔據優勢，因此無產者不得不接受其所強加的苛刻條件。這一依附於資產階級的群體，即為無產階級。

問題 10：無產者與奴隸有何不同？

答：奴隸一經出賣，便永久歸屬於其主人；無產者則必須按日、按時出賣自身的勞動力。奴隸是某一個主人的財產，正因如此，其生存在某種程度上有所保障，儘管這種保障往往極為貧乏。無產者則可說是整個資產階級的「雇用對象」，而非某一個主人的所有物；因此，其生存並無保障，因為一旦資產階級不再需要其勞動，便無人購買其勞動力。

奴隸被視為一種「物」，而非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則被承認為一個人，是市民社會的一分子。因此，奴隸的生存狀況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優於無產者，但無產者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卻高於奴隸。奴隸唯有轉變為無產者，方能尋求解放；其在整體財產關係中，僅消除了奴隸制度本身。而無產者則必須透過消滅整個私有制，方能實現自身的解放。

問題 11：無產者與農奴有何差別？

答：農奴擁有並耕作一小塊土地，亦即一種生產工具，作為回報，須向地主繳納一定比例的收成（多寡不一）。無產者則使用他人的生產工具從事勞動，並以此換取由該他人分配的一部分產品，而這一份額是由競爭所決定的。

在農奴的情況下，勞動者所得的份額主要取決於其自身的勞動，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由其自身決定；而在無產者的情況下，其所得則由競

爭機制所決定，首先取決於資產階級的需求。農奴的生存相對有保障，無產者的生存則缺乏保障。

農奴透過擺脫封建主，並成為財產所有者而獲得解放，從而進入競爭領域，並暫時躋身於有產階級，亦即特權階級，之列。無產者則唯有透過消滅私有制、競爭，以及一切階級差別，方能實現自身的解放。

問題 12：無產者與手工業者有何不同？

答：與無產者相對，所謂手工業者，此類人在上個世紀幾乎隨處可見，如今於某些地區仍然存在，充其量不過是暫時的無產者。其目標在於自行積累資本，並藉此剝削他人之勞動。在行會制度尚存，或從事某種手藝之自由尚未導致手工業以工廠形式組織化，亦未引發激烈競爭之地，他往往仍有可能實現此一目標。

然而，一旦工廠制度滲透至手工業領域，且競爭趨於激烈，此種前景便不復存在；手工業者亦將日益淪為無產者。因此，手工業者若欲獲得解脫，要麼躋身資產階級之列（或更廣義而言，進入中產階級），要麼在競爭中被擠壓而淪為無產者（而今多半屬於後者），進而加入無產階級之運動，即或多或少具有自覺性的共產主義運動。

問題 13：既然如此，你是否認為財產公有制在任何時期都是可能實現的？

答：否。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夠產生，乃因機器及其他發明，使為社會全體成員提供全面發展與幸福生活之可能性得以出現。共產主義乃一種解放之理論；此種解放，對奴隸、農奴或手工業者而言，皆無從實現，唯獨對無產者方為可能。正因如此，它必然屬於十九世紀，而於任何更早之歷史時期皆不可能出現。

問題 14：讓我們回到第六個問題。既然你們希望透過啟發與團結無產階級，為實行財產公有制做準備，那麼你們是否因此而反對革命呢？

答：我們深信，一切密謀不僅無益，且極為有害。我們亦明白，革命並非可以蓄意製造或隨意發動；相反，無論何時何地，革命皆為特定歷史條件之必然產物，而此等條件，絕不取決於個別政黨或整個階級之意志與領導。

然而，我們同樣看到，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中，無產階級之發展皆遭有產階級之強力壓制；正因如此，共產主義之反對者實際上正在強行促

成一場革命之爆發。倘若被壓迫之無產階級最終因此被逼走上革命之路，那麼我們將一如既往地，不僅以言辭，亦將以行動，堅決捍衛無產階級之事業。

問題 15：你們是否打算一舉以財產公有制取代現存的社會秩序？

答：我們並無此種打算。群眾之發展，不能以法令強制規定；其取決於群眾所處生活環境之發展，因而必然循序漸進。

問題 16：你們認為，從現狀過渡至財產公有制將如何實現？

答：實行財產公有制之首要且根本條件，在於透過民主憲政，以實現無產階級之政治解放。

問題 17：一旦建立民主制度，你們將採取何種首要措施？

答：保障無產階級之生存。

問題 18：你們將如何實現這一點？

答：一、透過對私有財產加以限制，從而逐步為其向社會財產轉化鋪平路，例如，實行累進稅制，限制繼承權以歸國家，等等。

二、透過在國家工場、工廠及國營莊園中僱用工人。

三、透過由國家出資，對全體兒童實施教育。

問題 19：在過渡時期，你們將如何安排這種教育？

答：所有兒童，自不再需要最初之母性照料之時起，皆將於國家機構中接受教育。

問題 20：實行財產公有制，難道不會伴隨著婦女公有制的實行嗎？

答：絕對不會。我們僅於現行制度之存續妨礙新的社會秩序時，方會介入男女之間的個人關係或一般的家庭關係。此外，我們深知，家庭關係在歷史上係隨著財產關係及發展階段之變化而演變；因此，私有制之消滅，亦將對家庭關係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

問題 21：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民族是否會繼續存在？

答：凡依據公有制原則而聯合起來之各民族，將如同等級與階級之間的各種差異，隨其基礎，即私有制，之消滅而消失一般，亦將於此種聯合之中被迫相互融合，從而趨於消亡。

問題 22：共產黨人是否否定現有的宗教？

答：迄今為止之一切宗教，皆為各民族或民族群體於其歷史發展階段之反映。
然而，共產主義乃歷史發展之下一階段，它將使一切現存宗教變得多余，
並最終取而代之。

以代表大會之名，並奉代表大會之授權

書記：海德（「正義者同盟」中威廉·沃爾夫之化名）

主席：卡爾·席爾（「正義者同盟」中卡爾·沙佩爾之筆名）

倫敦，一八四七年六月九日

附錄 D：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

1847 年，恩格斯以問答形式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撰寫了兩份綱領草案：一份完成於 6 月，另一份則成於 10 月。後者即著名的《共產主義原理》，並於 1914 年首次發表；而較早的文獻——《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則遲至 1968 年方被發現。該文獻於 1969 年在漢堡首次出版，並與另外四份涉及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一同收錄於題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文獻（1847 年 6 月至 9 月）》的小冊子中。

在 1847 年 6 月召開的正義者同盟代表大會（亦即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立大會）上，會議決議起草一份「信條」草案，提交各支部討論。現今重新面世的這份文獻，幾可確證即為當時所擬之草案。對比兩份文獻可見，《共產主義原理》實為該早期草案的修訂版本。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保留了三個未作回答的問題，其中兩處並附註「不變」字樣，顯然意在沿用早期草案中既有的答案。

這份新的綱領草案，是恩格斯依據共產主義者同盟巴黎支部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擬定。該項指示乃於 1847 年 10 月 22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作出；會中，恩格斯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摩西·赫斯所擬綱領提出尖銳批評，該草案隨後亦被否決。

然而，恩格斯仍將《共產主義原理》視為一份初步草案。他在 1847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致馬克思的書信中明確表示：與其沿用既有的問答體，不如改採宣言形式，重新起草綱領。

其後，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184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8 日）上，馬克思與恩格斯捍衛了共產主義的基本科學原理，並受託起草一份以宣言形式呈現的綱領，即後來的《共產黨宣言》。在撰寫此一宣言時，兩位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廣泛吸收並運用了《共產主義原理》中所提出的各項命題。

共產主義原理

1. 什麼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條件的學說。

2. 什麼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是完全依靠出賣自身勞動為生，而非依靠某種資本所帶來的利潤維持生活的社會階級。這一階級的禍福、生存與死亡，以及其是否能夠獨立存在，皆取決於對勞動的需求、職業狀況的變動，以及難以捉摸且不受限制的競爭。簡言之，無產者與無產階級，乃是 19 世紀的勞動階級。

3. 那麼，無產者並非自古即有？是否一直存在？

是的，貧者與勞動階級自古以來便存在；而且勞動階級通常也處於貧困之中。然而，如今日這般生活條件下的工人與貧民，卻並非自古即有。

換言之，無產者並非從來就存在，正如競爭並非一開始便是自由且不受限制的一樣。

4. 無產階級是如何產生的？

無產階級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而產生的。這場工業革命起於上世紀（18世紀）下半葉的英國，並自此在世界各文明國家相繼展開。

工業革命是由蒸汽機、各種紡紗機、機械織布機，以及一系列其他機械設備的發明所引起。這些設備價格昂貴，只有大資本家才能購置，因此徹底改變了生產方式，同時也取代了原有的工人。其原因在於：機器所生產的商品，比起工人以效率低下的紡車與織機所製造的產品，更為廉價且品質更佳。結果，整個工業逐漸集中於大資本家之手，而工人僅存的微薄財產（如工具、織機等）也變得一文不值。資本家迅速佔有一切，而工人則一無所有。這正是毛紡工業採用工廠制度的特徵。

一旦機器與工廠制度被採用，在其推動之下，這種制度迅速擴展至其他各個工業部門，特別是棉紡業、印刷業、陶瓷業以及金屬製造業等。

工人之間的分工愈益細密。從前，一名工人需獨立完成整件工作；如今則僅負責其中一部分。此種分工使產品得以更迅速且更廉價地生產。然而，它同時也將工人的操作簡化為單調且無止境的機械性動作；這類操作不僅可以由機器完成，而且往往完成得更為出色。於是，所有這些工業，接連如同紡紗與織布業一般，皆受蒸汽動力、機器與工廠制度所支配。

與此同時，各產業亦同樣集中於大資本家之手，工人遂喪失其最後的一點獨立性。當大資本家建立起能夠節省成本並進行精細分工的大型工廠後，不僅真正的製造業，連手工業亦逐漸受到工廠制度的影響。

在文明國家中，現今幾乎所有形式的勞動皆在工廠內進行，幾乎一切與生產相關的工作亦然。手工業與傳統製造業已大多被取代。這一過程在極大程度上摧毀了舊有的中產階級，特別是小手工業者，使其陷於破產；同時，也徹底改變了工人的生活狀況。

由此，逐漸形成並吞其他階級的兩個新階級：

- I. 大資本家階級——在所有文明國家中，幾乎已完全掌握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原料與工具（機器、工廠）。此即資產者階級，或稱資產階級。
- II. 全然沒有財產的階級——為了換取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不得不將自身勞動出賣給資產者。此即無產者階級，或稱無產階級。

5. 無產者是在什麼條件下將勞動出賣給資產者的？

勞動與其他任何商品一樣，也是一種商品。因此，它的價格與其他商品的價格相同，皆受同樣規律所支配。在大工業或自由競爭制度之下，兩者實際上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商品的價格等於其生產成本；同理，勞動的價格亦等於其生產成本。

然而，勞動的生產成本，正是維持工人勞動能力所需的生活資料數量，並確保工人階級得以延續而不致滅絕。因此，工人從其勞動中所獲得的報酬，不會超過達成此一目的所必需的程度。換言之，勞動的價格（即工資），不過是維持工人生存的最低限度。

然而，由於商業時有興旺、時有蕭條，工人從其勞動（作為商品）中所得的報酬亦隨之有所增減。但若將景氣與不景氣加以平均，企業家從其商品中所得，既不多於亦不少於其生產成本；同樣地，工人所得的平均報酬，也不會高於或低於這一最低限度。

6. 工業革命前曾存在過什麼樣的勞動階級？

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中，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各不相同，其與有產階級及統治階級的關係亦隨之而異。

在古代，勞動者是主人的奴隸；直到今日，在許多落後國家，甚至在美國南部地區，奴隸制度仍然存在。

在中世紀，勞動者則是土地占有者——貴族的農奴；直到今日，在匈牙利、波蘭與俄國等地，仍可見此種農奴制度的殘餘。此外，在中世紀，

實際上直到工業革命以前，城市中尚存在於小資產階級師傅手下做工、按日受雇的幫工；隨著工業的發展，這些按日受雇的幫工逐漸轉而受雇於較大的資本家，並最終成為工廠工人。

7. 無產者和奴隸有什麼區別？

奴隸一經出賣，便完全為他人所有；無產者則必須日復一日、時復一時地出賣自身。

單個奴隸屬於某一主人的財產；無論其處境多麼悲慘，由於符合主人的利益，其生活總還有所保障。單個無產者則可以說屬於整個資產階級；只有在有人需要時，其勞動才會被購買，因此其生活並無保障。無產階級唯有作為一個整體，其生活方才有所保障。

奴隸處於競爭之外；無產者則置身於競爭之中，並親身承受其難以捉摸的變動。

奴隸被視為物品，而非社會成員，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其生活反而可能優於無產者；然而，無產者乃是社會發展到更高階段的產物，因而處於較奴隸為高的社會地位。

在一切私有財產關係之下，只要廢除奴隸關係，奴隸便能解放自身，從而轉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則通常只有通過廢除私有財產制度，方能解放自身。

8. 無產者和農奴有什麼區別？

農奴以其一部分生產品，或以一定的勞役，換取對某種生產工具或一塊土地的支配與使用權；無產者則使用他人的生產工具從事生產，並以此獲得報酬。

農奴是服從者；無產者是接受報酬者。農奴的生活有所保障；無產者的生活則無保障。農奴處於競爭之外；無產者則處於競爭之中。

農奴可以通過以下三種途徑之一獲得解放：或者逃入城市，成為手工業者；或者向地主繳納金錢，成為自由佃農，不再以產品或勞役為義務；

或者推翻封建主，轉變為財產所有者。總之，農奴可以通過某種途徑加入有產階級，並進入競爭領域。

無產者則只有通過消滅競爭、廢除私有財產，以及消除一切階級差別，方能解放自身。

9. 無產者和手工業者有什麼區別？

所謂手工業者，在過去的世紀（18 世紀）幾乎無處不在，且直到今日仍可見其蹤影。與無產者相反，他僅僅是暫時的無產者。他企圖藉由剝削其他工人，使自身積累資本；在行會尚存，或尚未因自由競爭而使工廠制度的生產方式滲入工藝製造業、亦即競爭尚不激烈之時，他往往能夠達成此一目標。

然而，一旦工廠制度被引入工藝製造業，且競爭日益激烈，這種希望便隨之消失，手工業者遂逐漸轉變為無產者。不過，手工業者仍可能依其自身條件而轉化：或成為資本家，或進入一般的中產階級，或因競爭而淪為無產階級（此種情況在當前尤為常見）。

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加入無產階級的運動——亦即或多或少帶有共產主義性質的運動——從而獲得自身的解放。

10. 無產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有什麼區別？

16 至 18 世紀，幾乎在任何地方，工場手工業工人都擁有某種生產工具，例如織布機、家用紡車，以及一小塊可在工餘時間耕種的土地；無產者則一無所有。

工場手工業工人幾乎總是生活在農村，並與其地主或雇主維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關係；無產者則通常居住在大城市，與其雇主之間僅存在金錢上的關係。

11. 工業革命以及社會劃分為資產者與無產者，首先產生了什麼結果？

第一 由於在世界各國採用機器操作，使工業產品的價格不斷下降，舊有的工場手工業制度或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工業，完全被摧毀。於是，迄今為止那些或多或少置身於歷史發展之外，且工業仍建立

在工場手工業基礎上的半開化國家，在外在壓力之下被迫打破閉關自守的狀態。它們購買較為廉價的英國商品，結果反而摧毀了本國的工場手工業。因此，那些數千年來發展緩慢的國家，例如印度，已經經歷了徹底的變革；即使中國，也正走向變革的道路。

事情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今天在英國發明的新機器，往往在一年之內就奪去中國千百萬工人的生計。如此一來，大工業把世界各國人民聯繫在一起，把所有地方市場合併為一個世界市場，同時到處傳播文明與進步，從而保證文明國家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影響到其他各國。

因此，如果英國或法國的工人解放了自己，勢必引發其他國家的革命，而這種革命遲早會使各國工人獲得解放。

第二 凡是大工業取代工場手工業的地方，資產階級的財富與勢力都發展到最大程度，並因而成為本國的統治階級。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治權力，取代了過去的統治階級，貴族、行會師傅以及代表他們的專制王朝。

資產階級廢除了土地不得買賣的限制，使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同時取消了貴族的一切特權，從而削弱並最終消滅了貴族勢力。此外，資產階級也取消了行會制度，廢除了手工業者的一切特權，使行會師傅的勢力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在這種社會狀態下，每個人都可以經營任何行業，只要具備必要的資本。這等於公開宣示：今後社會成員之間的不平等，將取決於資本的多寡，而資本成為決定一切的力量。因此，資本家，即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

自由競爭之所以是大工業建立的必要條件，是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大工業才能發展起來。資產階級在消滅貴族與行會師傅的同時，也摧毀了他們的政治權力。當資產階級真正上升為統治階級時，便宣告自己成為掌握政權的政治階級。它透過代議制度來實現這一點；而代議制是建立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與公認的自由競爭之上的。在歐洲各國，這種制度多採取君主立憲的形式。

在這類國家中，只有擁有一定資本的人才享有選舉權，也就是說，只有資產者才具備這種權力；而這些選民所選出的議員，自然也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第三 工業革命使各地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以相同的速度發展。隨著資產階級財富的增加，無產階級的人數也隨之上升。因為只有資本才能僱用無產者，而資本的增加又依賴於僱傭勞動，因此無產階級的擴大，正是資本積累的結果。換言之，無產階級的發展與資本的增長是同步進行的。

同時，這一過程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集中於最有利於工業發展的大城市，廣大群眾聚集於同一地點，使無產階級逐漸意識到自身的力量。

此外，隨著工業的進步，效率更高的新機器不斷被發明，大工業將工資壓低到越來越低的水平。正如我們所見，工資下降至最低限度，使無產階級的生活處境愈發難以忍受。因此，隨著無產階級不滿情緒的增長，以及其力量的逐步壯大，一場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也孕育而生。

12. 工業革命進一步產生了什麼結果？

大工業創造了蒸氣機和其他機器，使工業生產得以無止境地擴張，生產速度加快，成本降低，生產變得更加容易。與大工業密切相關的自由競爭，也以極端的形式展現出來，於是大批資本家湧入工業領域，生產很快便超過了消費需求。

結果，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售出，所謂的商業危機因此爆發；工廠被迫關閉，廠主破產，工人挨餓，極度悲慘的狀況隨處可見。

過了一段時間，過剩的產品被消化，工廠重新運作，工資提高，生意逐漸好轉，甚至比以往更加興旺。

然而，不久之後，產品又再度過剩，新的危機隨之爆發，其過程與先前幾乎完全相同。

自 19 世紀初以來，工業界的狀況一直在繁榮與危機的週期之間波動，幾乎每隔五至七年便發生一次危機。在這些危機期間，工人總是承受極大的困苦，同時也不斷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並對整個既有制度造成嚴重的衝擊。

13. 這種週期性的商業危機會產生什麼後果？

第一 大工業在其發展的初期階段，曾創造出自由競爭；然而如今，它已經超出自由競爭的範圍。但競爭以及個人經營的生產，卻反而成為束縛大工業的枷鎖，而這種枷鎖勢必將被打破。

只要大工業仍停留在現有狀態，它便只能以每隔七年爆發一次的普遍混亂，作為維持自身運作的代價；而每一次危機的爆發，對整個文明而言都是一種威脅，不僅使無產者陷入悲慘境地，也使相當一部分資產者走向破產。因此，要麼大工業本身停止發展（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要麼就不可避免地必須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組織。這種新的社會組織，將不再由彼此競爭的個別企業家主導，而是由整個社會加以管理，依據明確的計畫，並以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為考量來進行生產。

第二 這種能夠使生產無限擴大的大工業，在其所及範圍內，也同樣具備創造另一種社會制度的可能性；在這種制度下，生產將極為豐富，而每一位社會成員都能自由且充分地運用並發揮其全部力量與才能。

由此可見，在當前社會中造成貧困與危機的大工業之特性，若置於另一種社會形式之中，反而可以用來消除貧困與經濟蕭條所帶來的災難。

因此，我們已能清楚地看出：

1. 自此以後，一切災禍皆源於一種已無法適應當前發展需要的社會制度。
2. 唯有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方能徹底消除這些弊病，而此一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14. 這種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首先，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必須剝奪彼此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及所有生產部門的經營權，並建立一種由整個社會共同掌控各項生產部門的制度。也就是說，為了共同利益，依照整體規劃，在全體社會成員的參與下進行共同經營。

換言之，這種新的制度將廢除競爭，以協作取而代之。

此外，由於個人經營工業本身即意味著私有權，而競爭實際上正是私有財產所有者表現其對工業控制的一種方式與形式；再者，私有制與競爭以及個人經營工業之間本就密不可分。因此，必須廢除私有制，改以生產工具的共同使用，並依據共同協議對全部產品進行分配。總而言之，即所謂的財產共有。

事實上，毫無疑問地，廢除私有制乃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發的整體社會制度變革之最簡明扼要的概括。也正因如此，廢除私有制自始便是共產主義者所提出的主要主張。

15. 這麼說，過去廢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社會制度的任何改變，財產所有制關係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由於新生產力的產生已不再適應舊有財產所有制關係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私有制並非自始即存在。

在中古世紀末期，產生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然而，這種新的生產方式無法在當時既有的封建制度與行會所有制之下繼續發展。

這種脫離舊有財產所有制關係的工場手工業，催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即私有制。而且，對於工場手工業以及大工業發展的最初階段而言，私有制是唯一可能的所有制形式，同時也是以之為基礎所形成的唯一可能的社會制度。

只要生產規模尚未發展到不僅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且仍有剩餘產品可用以增加社會資本，並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社會上就必然存

在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以及貧困的被壓迫階級。至於這些階級的具體構成，則取決於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

在以農業為主的中古世紀，出現了領主與農奴；中古世紀後期，城市中則有行會師傅、幫工與短工；十七世紀出現了工場手工業主與工人；到了十九世紀，則形成了大工業資本家與無產階級。

顯而易見，直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尚未發展到使私有制成為其進一步發展之束縛與障礙的程度。

然而，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歷史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資本與生產力已擴張至前所未有的規模，而在短時間內持續增長的條件也已具備。與此同時，生產力逐漸集中於少數資本家手中，而廣大人民群眾則日益淪為無產階級；隨著資產階級財富的增加，他們的處境反而愈加困苦，難以忍受。

最終，這種強大且易於擴張的生產力，已發展到私有制與資產階級難以駕馭的程度，並且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引發劇烈的社會震盪。在當前這種情況下，廢除私有制不僅已成為可能，甚至已是完全必要。

16. 能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廢除私有制？

但願如此。共產主義者當然最贊成以和平方式實現這一目標。然而，他們也十分清楚，任何密謀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同時，他們更明白，革命不可能憑空產生，也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在任何時間與地點，革命都是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的必然結果，並不取決於個別政黨或整個階級的主觀意願與引導。

然而，他們也看到，在幾乎所有文明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發展都遭到暴力鎮壓；而正是這種情況，使得共產主義者的敵人動用一切力量，反而促成了革命的爆發。

如果被壓迫階級最終被迫發動革命，那麼，共產黨人將以實際行動來捍衛無產者的利益，正如他們此刻以言論加以捍衛一樣。

17. 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

不能。正如不可能在一瞬間將現有的生產力擴展到足以滿足實行公有社會所需物資的程度一樣。因此，無產階級的革命很可能將是逐步改造現有社會的過程；並且，只有在能夠生產出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私有制才可能被廢除。

18. 這種革命的發展過程將會是怎樣的？

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政體，藉此形成直接或間接的無產階級統治。在英國，無產階級可以實行直接統治，因為其已佔人口多數；而在法國與德國，則將以間接統治為主，因為在這兩個國家中，多數人口不僅包括無產階級，還包括小農與小資產者。小農與小資產者正處於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過程中，愈來愈依賴無產階級以爭取政治利益，因此很快會與無產階級的要求趨於一致。如此看來，或許仍需經歷第二次鬥爭，但其結果終將以無產階級的勝利告終。

如果不立即將民主作為一種手段，進一步採取行動以直接反對私有制並保障無產階級的生計，那麼民主對無產階級而言便毫無價值。由於在現存關係下所呈現的必然結果，在革命發展過程中將採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 以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如兄弟、侄甥等）之繼承權，以及強制公債等手段來限制私有制。
2. 一部分透過國有企業以競爭性出價的方式，另一部分以公債補償贖買的方式，逐步沒收土地所有者、工業家、鐵路企業家及船主的財產。
3. 沒收一切反對多數人民之流亡者與叛亂分子的財產。
4. 在國家農場、工廠與作坊中組織勞動或僱用無產者，以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並迫使仍存在的私人企業主向工人支付與國營企業同等水準的工資。
5. 對社會全體成員實行義務勞動制，直至私有制完全廢除為止；此外，特別在農業方面，組建產業軍。

6. 通過由國家資本掌控的國有銀行，將金融與信貸集中於國家手中，取消一切私人銀行，並禁止銀行家從事相關活動。
7. 隨著國家所掌握的資本與工人數量增加，擴建工廠、作坊、鐵路與船舶，同時開墾荒地，並改良既有耕地。
8. 所有兒童自能離開父母之時起，由國家出資，在國家設施中接受教育，並將教育與生產相結合。
9. 在國有土地上建造大型公共住宅，供從事工業與農業生產的成員居住，使其結合城市與農村生活的優點，並避免各自的片面性與缺陷。
10. 拆除市區內一切不符合衛生條件且破敗的建築。
11. 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
12. 將全部運輸工具集中於國家之手。

當然，以上各項措施不可能同時實施；然而，一項措施一旦展開，便會在其影響下帶動其他措施相繼推進，正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首先，一旦徹底解決私有制問題，無產階級在形勢的推動下，將進一步把所有資本、農業、運輸業與貿易集中於國家手中。上述措施皆以廢除私有制為目的，且這些切實可行的措施，透過無產階級的勞動所產生的集中效應，將使國家的生產力成倍提升。

最後，當所有資本、生產與交易皆集中於國家手中時，私有制將隨之消亡。屆時，貨幣將不再必要，生產力將大幅提高，人本身亦將隨之轉變，而社會中遺留下來的舊有習性，也將逐漸消失。

19. 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

不能。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已經把全球人民，特別是文明國家的人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致任何一個國家所發生的事件，都會影響其他國家。

此外，大工業使各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趨於協調一致。在這些國家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都已成為決定性的階級，而它們之間的鬥爭則成為

當前最主要的社會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不僅不可能僅在一個國家發生，而且必然會在所有文明國家中同時展開，至少會在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國家同時發生。

共產主義革命在這些國家中的發展情況，取決於各國工業的發達程度、財富的積累以及生產力的水平。因此，在德國，革命的發展相對較慢，所遭遇的障礙也較大；而在英國則相對較少。共產主義革命將對世界許多國家產生深遠影響，並使其原有的發展進程發生根本改變，同時其發展速度也將加快。

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因此必然會向世界各地擴展。

20. 私有制的最終消失將會產生什麼結果？

社會將剝奪私人資本家對一切生產力與交換工具的支配權，以及對產品交換與分配的控制權，轉而以依據有效資源與整體社會需要所制定的計畫性管理加以取代。最重要的是，在這種管理方式下，當前由大工業經營所產生的一切災難性後果，將得以消除。

在現行社會制度中，由生產過剩所引發的危機，正是造成貧困的根源；而在計畫管理之下，經濟危機將不再發生。生產不再表現為過剩，而是以滿足需要為目標的擴展：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將大幅增加；至於超出基本需要的生產，則用以保障全體成員的需要，並同時創造新的需要與滿足方式。如此一來，生產不再像過去那樣經常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反而成為新發展的條件與動力。在擺脫私有制壓力之後，大工業的發展規模將極為巨大，使現有工廠相形見絀，正如昔日手工業工場之於今日工廠一般。這種發展將為社會提供充足的產品，以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

農業方面亦然。由於私有制的限制，土地被分割為零碎小塊，其發展受到壓抑並遭受損害。當私有制被廢除後，現有的改良與科學方法方能真正付諸實行，從而帶來農業的飛躍發展，為社會提供充足的產品。如此，豐富的生產將能滿足每一位社會成員的需要。

此外，在這種條件下，社會被劃分為彼此對立的階級將變得更多餘；不僅如此，它更與新的社會制度不相容。階級的存在源於分工，而現行的分

工制度亦將隨之徹底消失。單憑機器與化學方法，尚不足以將工農業生產提高至上述水平，還必須使運用這些方法的人，其能力得到相應的全面發展。正如上世紀的農民與工場手工業工人，在被捲入大工業之後，其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並成為另一種類型的人；同樣地，隨著整個社會的共同經營及其所帶來的新發展階段，也將造就一種全新的人才。

人們將不再像現在這樣隸屬於單一的生產部門，受其束縛與壓榨；其才能的發展，也不再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他們不僅不再局限於整個生產部門中的某一環節，甚至不再局限於其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在今日的工業體系中，這種片面的人才也正逐漸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當工業由整個社會加以計畫性地控制與經營時，更需要具備多方面能力的人，能夠從整體上掌握並運作整個生產體系。

將一個人固定為農民、另一個人成為鞋匠、第三個人成為工人、第四個人成為交易所從業者的分工基礎，已被機器逐步削弱，而這種分工本身終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迅速熟悉整個生產體系，並依據社會需要或個人興趣，在不同部門之間自由轉換，從而擺脫當前分工強加於個體的片面性。如此一來，共產主義社會將使每一位成員得以全面發展其才能；唯有在這種條件下，階級才會自然消亡。依據共產主義基本原理所組織的社會，一方面與階級對立勢不兩立，另一方面，其建立本身正提供了消滅階級的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距亦將隨之消失；從事農業與工業勞動的，將是同一群人，而不再是彼此分離的兩個階級。單從物質條件而言，這已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前提。農業人口分散於鄉村，而工業人口集中於大城市，乃是工農業尚不發達國家的不正常狀態，並且已逐漸顯現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由全體社會成員組成的共同體，將有計畫地運用生產力，使生產達到能夠滿足所有成員需要的程度，杜絕以犧牲部分人利益來滿足另一部分人需要的現象，徹底消滅階級及其對立。透過廢除現行分工制度、推行生產與教育的結合、促進人們參與多方面活動、使全體成員共享社會成果，

以及實現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等途徑，社會全體成員的能力將得到全面發展。這些，正是廢除私有制所帶來的主要成果。

21. 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對家庭產生什麼影響？

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將使兩性關係轉變為純粹屬於當事人之間的私人關係，而社會沒有理由加以介入。之所以能達到這一點，是因為這種制度將廢除私有制，並在社會基礎上實行兒童的公共教育，從而消除傳統婚姻的兩個基礎，即妻子對丈夫的依賴，以及子女對父母的依賴；而這些依附關係，正根源於私有制。

同時，這也是對那些道貌岸然的市儈，針對所謂「共產主義公妻制」大肆指責的有力回應。所謂公妻制，實際上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而當今的賣淫現象，正是私有制的充分表現。既然賣淫以私有制為基礎，它也必將隨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社會並不實行公妻制；恰恰相反，它旨在徹底消滅這種現象。

22. 共產主義對目前存在的民族的態度如何？

共產主義社會的共同體，將促使各民族彼此融合；凡與民族性相關、具有相同文化與歷史背景的人民，其基本原則亦將相互結合，從而使一切與之相聯繫的差異逐步消融。正如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各種財產關係與階級差別，將隨著私有制的廢除而一併消失。

23. 共產主義對現有宗教的態度如何？

迄今為止，宗教不過是個人或群體對既已發展之歷史階段的一種情感性表達形式。然而，隨著共產主義歷史階段的到來，一切宗教將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並隨之自然消逝。

24. 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有何區別？

所謂社會主義者，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包括封建與宗法社會的擁護者。此類社會已為大工業、世界貿易及其所孕育的資產階級社會所摧毀，且仍在不斷瓦解之中。這一類社會主義者，從當前社會的種種弊病出發，得出應當恢復封建與宗法制度

的結論；在他們看來，舊社會並不具備這些弊端。然而，他們的一切主張，無不指向此一復古目標。

這些保守主義者似乎對無產階級的苦難表示極大的同情，甚至不惜為之灑下憐憫之淚。然而，共產主義者仍堅決反對此類社會主義，理由如下：

- (1) 他們所追求者，乃根本不可能實現之事；
- (2) 他們企圖恢復由貴族、行會師傅、小生產者，以及專制君主或封建貴族的隨從、官吏、士兵與僧侶所構成的統治體系。此種社會固然不具現代社會的某些弊端，卻同樣充滿其他缺陷，甚至無法為受壓迫的工人提供經由共產主義而獲得解放的前景；
- (3) 一旦無產階級走向革命並成為共產主義者，這些保守的社會主義者便會立刻暴露其真實立場，轉而與資產階級聯合，共同反對無產階級。

第二類，由現代社會的擁護者所構成。然而，由於現代社會必然產生諸多弊端，他們亦不得不對其未來深感憂慮。因此，他們一方面力圖維持現存社會，另一方面又試圖使之擺脫其與生俱來的種種問題。為此，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僅提出若干改良性的福利措施；另一部分則以「改造社會」為名，提出龐大的改革方案。歸根結底，其目的在於維繫現代社會的根本結構，從而保存其本身。

正因如此，這些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在為共產主義者的敵人效力，並維護共產主義者所欲推翻的社會制度，故共產主義者必須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

第三類，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們贊同在第十八個問題中所述的部分措施，但並不將其視為通往共產主義的過渡手段，而認為僅憑這些措施，便足以消除現存社會的貧困與弊端。

此類民主社會主義者，包括尚未充分認清自身階級解放條件的無產者，以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民主制度尚未確立，亦即由此引致的社會主義措施尚未形成之前，該階級在多方面與無產階級具有共同利益。

因此，只要這些民主社會主義者不協助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亦不攻擊共產主義者，則在實際行動中，共產主義者應與之尋求一致，並盡可能採取共同策略。當然，此種合作在實踐過程中，並不排除對彼此分歧的持續討論。

25. 共產主義者如何對待現有的其他政黨？

共產主義者對不同國家的政黨，採取不同的策略。在資產階級已取得統治地位的國家，如英國、法國與比利時，共產主義者與各民主政黨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任何民主政黨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措施，愈接近共產主義者的目標，亦即愈明確地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並愈依賴無產階級的支持，其與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共同利益便愈大。例如在英國，工人階級的憲章派，便較民主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或所謂激進派更接近共產主義者。

在已實行民主憲法的美國，共產主義者則應與那些運用憲法以對抗資產階級、並依據無產階級利益行使政治權利的政黨結成同盟，其中即包括主張土地改革的國家改革派。

在瑞士，激進黨雖然成分複雜，但仍是唯一可與共產主義者合作的組織，其中弗里堡州與日內瓦州的激進派尤為接近進步立場。

最後，在德國，資產階級與君主專制之間的決定性鬥爭仍在進行之中。在資產階級尚未取得政權之前，共產主義者不應貿然與之展開決戰；相反，為自身利益考量，共產主義者應協助資產階級儘快奪取政權，以便隨後更迅速地將其推翻。因此，在反對現存政府的過程中，共產主義者必須持續支持激進的自由主義政黨，但同時應警惕資產階級自我欺騙的策略，不可被其所謂「資產階級勝利將有利於無產階級」的說辭所迷惑。事實上，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勝利中所能獲得的利益僅在於：

- (1) 無產階級經由一系列鬥爭與讓步，逐步形成一個更加緊密團結、具備戰鬥力與組織性的階級；

(2) 可以確定的是，自專制君主政府被推翻之日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即正式展開，亦即從那時起，共產主義將採取與其在資產階級已經取得統治地位的國家中相同的策略。

附錄 E：共產黨在德國的主要訴求

這份文件由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於 1848 年 3 月 21 日至 3 月 24 日期間在巴黎撰寫。經中央權威機構成員討論後，文件獲得批准並簽署，成為德國共產主義同盟在德國革命中的政治綱領。其內容概括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所主張的激進民主訴求。

1. 宣布全德國為一個統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2. 凡年滿 21 歲、未曾受刑事處分之德國人，皆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3. 人民代表應領取薪金，使工人亦有可能成為德國國會議員。
4. 武裝全體人民；未來軍隊亦應為勞動大軍，使部隊不再僅為消費單位，亦能從事生產，且其產出應超過給養成本。此外，此亦為組織勞動之一種方式。
5. 訴訟免費。
6. 無償廢除一切加諸於農民之封建義務，包括各類稅賦、強制勞役與什一稅（即將農產品收入的十分之一繳納予教會）等。
7. 各邦君主之領地及其他封建地產，以及所有礦場與礦坑等，一律收歸國有；並基於全體社會利益，在此等土地上以大規模且最新之科學方法進行耕作。
8. 宣布農民土地之抵押貸款歸國家所有，其利息由農民繳納予國家。
9. 在租佃制度盛行地區，地租或償還之租金應作為賦稅繳納予國家。

實行第 6 至第 9 條之措施，旨在減輕農民與小佃農之社會及其他負擔，同時不減少國家開支所需資金，亦不致損害生產本身。嚴格而言，既非農民亦非佃農之土地所有者並未參與生產，其消費純屬揮霍。

10. 設立國家銀行以取代現有私人銀行，由國家銀行發行之紙幣為法定貨幣。

此項措施可依全體人民之利益調節信用體系，並逐步削弱大型金融資本家的支配地位；進而以紙幣取代金銀，降低國際匯兌機制（資產階級貿易與商業之必要條件）之成本。同時，對外貿易仍開放使用金銀。為制衡保守資產階級與政府之利益，此措施亦屬必要。

11. 國家掌握一切運輸工具，包括鐵路、運河、輪船、道路與郵政等，並全部交由無產階級管理。

12. 所有公務員薪資一律平等；惟有家庭負擔者，因其需求較大，其薪資可酌予提高。
13. 徹底實行政教分離，各宗教教士之薪資一律由宗教團體透過自願募捐支付。
14. 限制繼承權。
15. 實行高額累進稅，並取消消費稅。
16. 建立國家工廠，政府須保障所有工人之生活資料，並負責照顧喪失勞動能力者。
17. 實行普遍且免費之國民教育。

為了德國之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小農之利益，必須全力爭取實現上述各項措施。唯有如此，長期受少數人剝削，且未來仍可能遭受壓迫的數百萬德國人民，方能爭取自身權利，並取得作為一切財富生產者所應享有之權力。

委員會：

卡爾·馬克思、卡爾·沙佩爾、亨利希·鮑威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約瑟夫·莫爾、威廉·沃爾夫

附錄 F:《巴黎公社》

致國際工人協會的宣言，1871 年 5 月

**《巴黎公社》一文由卡爾·馬克思撰寫，原為致「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宣言，後收錄於《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其旨在廣泛傳播於各國工人之間，使其對公社社員英勇鬥爭的性質、其世界歷史意義，以及其中可資汲取的歷史經驗，建立清晰而深刻的認識。該書流傳甚廣，至 1872 年已被譯為多種語言，並於歐洲及美國各地刊行。

法國於 1870 年普法戰爭戰敗後，拿破崙三世被推翻。正是在這一戰後動盪不安的時期，馬克思先後撰寫了三篇宣言。第一篇宣言發表於 1870 年 7 月 23 日，即普法戰爭爆發後第五日；第二篇宣言發表於 1870 年 9 月 9 日，即波拿巴軍隊戰敗後一週，文中對當時局勢作出歷史性概述。其後，在此動盪局勢之中，巴黎工人奪取並控制城市達兩個月之久；馬克思遂撰寫第三篇宣言《巴黎公社》，以有力之筆為這一短暫的工人政權進行辯護。此篇宣言發表於 1871 年 5 月 30 日，即巴黎公社失敗後翌日，詳盡闡述了人類歷史上首個工人政府的意義及其產生的深層根源。

《法蘭西內戰》初版時，馬克思僅收錄上述第三篇宣言；此處則僅選載該宣言之前半部分。1891 年，適逢巴黎公社成立二十週年，恩格斯對該書加以整理重編，並在新版中決定將馬克思先前致「國際」的前兩篇宣言亦一併收入。

本文之所以收錄於此，乃因其可視為對《共產黨宣言》的重要補充與修正；它依據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驗，對一系列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作出進一步闡明與深化。**

1871 年 3 月 18 日清晨，「公社萬歲！」雷鳴般的口號聲在巴黎響起。公社，這個令資產階級既惶惑又焦躁的神祕怪物，究竟是什麼呢？

中央委員會在其 3 月 18 日的宣言中聲明：「巴黎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與背信，已經意識到，唯有由他們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權，方能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他們深信，奪取政府權力，以掌握自身命運，乃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與絕對的權利。」然而，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接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將其用於自身的目的。

中央集權的政府權力，包括遍佈各地的常備軍、警察、官僚、教會以及司法與行政等機構，乃依一套有系統的計畫與等級分工所組成。它起源於專制君主時代，並為新興資產階級社會提供了反抗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然而，中世紀的種種荒誕習俗、君主權力、地方特權、城市與行會的壟斷，以及各類地方制度，皆曾構成其發展的阻礙。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以巨大的掃帚將這些舊時代的殘餘一舉蕩除；同時也清理了社會土壤上的障礙，使現代國家大廈得以建立其上層建築。至於第一帝國時代，則標誌著這一現代國家

形態的進一步確立；而第一帝國本身，又是在舊的、半封建的歐洲聯盟多次對抗現代法國的戰爭中所產生的歷史產物。

在隨後的政治統治下，政府逐漸成為龐大國債與苛捐重稅的溫床；同時，它亦淪為各黨派與統治階級投機者彼此競逐的對象。其政治性質亦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轉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立，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而日益擴大與深化。國家政權愈益呈現出以資本支配勞動的政府權力之性質，並逐步轉化為以維持社會奴役為目的而組織起來的公共權力，即一種階級專制的機器。

然而，自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六月事變中取得其唯一所謂「英勇」的功績之後，便不得不自以「維持法律與秩序」為名的政黨前線退居幕後。而所謂「維持法律與秩序派」，乃由既得利益階級中各互相敵對的黨派，以及其他小黨派所結成的聯盟。此種合資政體的獨特形式，體現於以路易·波拿巴為總統的議會制共和國之中；這種政體，被公認為一種以恐怖手段對付各階級，並蓄意侮辱人民群眾的統治形式。誠如梯也爾所言，議會制共和國乃是他們（即統治階級各派）最不易分裂的政體；然而，它卻在此一階級與其之外的整個社會之間，開鑿出一道深刻的鴻溝。

在過去各種政府統治之下，統治階級尚受其內部分歧所制約，國家權力因而仍有所節制；而今，由於各派的聯合，此種制約已告消失。同時，面對無產階級的騷動，他們愈發殘酷且得意洋洋地運用國家權力，使之成為資產階級對抗勞動階級的全國性戰鬥武器。

在統治階級不斷對生產大眾發動肅清運動的過程中，他們不僅不得不賦予行政機關愈來愈大的鎮壓權力，同時也逐步放棄自身在議會堡壘，國民議會，中用以對抗行政權的一切防衛手段。最終，名為路易·波拿巴的最高行政首長將這些統治階級一舉驅逐；這正是第二帝國，這個所謂「維持法律與秩序」之共和國，的自然產物。

這個以政變作為出生證書、以普選作為授權依據、以寶劍為權杖的第二帝國，聲稱自身倚賴農民階級，即那些未直接捲入勞資鬥爭的廣大生產者群眾。它還宣稱，通過瓦解議會制度，從而終結政府對有產階級的公然依附，

因而拯救了工人階級；同時，又以維護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經濟統治為名，自詡為資產階級的救星。最後，它更宣稱，藉由重振對國家榮耀的幻想，將一切階級重新聯合起來。

事實上，帝國乃是在資產階級已喪失統治能力，而工人階級尚未取得此種能力之際所出現的唯一統治形式。全世界一度將帝國稱頌為「社會的救主」。在其統治之下，資產階級社會擺脫了各種政治牽制，其發展之迅速甚至超出自身的想像：工業與商業擴張至空前規模，金融界的詐騙活動猖獗無比，並以其縱橫四海的手段而恣意狂歡；而廣大群眾的悲慘處境，則在這種卑鄙無恥的驕奢淫逸景象的映照下，愈發刺眼。看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則淪為貪污腐敗的溫床。

這個帝國甚至妄圖將其統治重心由巴黎移往柏林；然而，普魯士的刺刀揭穿了帝國本身的腐朽，以及它曾經「拯救」過的那個社會的腐朽。帝國主義，乃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在其初起時苦心經營、用以擺脫封建制度的工具；而在其充分發展之後，則轉變為奴役勞動的工具，並成為國家政權最無恥、亦最極端的形態。

公社乃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在巴黎無產階級所引導的二月革命中，所呼喊的「社會共和國」口號，不僅是否定以君主制取代階級統治，更表達了對於超越階級統治本身之共和國的一種朦朧渴望。公社，正是這種共和國的確切形式。

作為舊政權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同時又是法國工人階級社會之根據地的巴黎，拿起武器，反抗企圖恢復並鞏固帝國遺留給梯也爾與鄉紳議會的舊政權。巴黎之所以能夠抵抗，在於處於圍困之中的它擺脫了常備軍，改以主要由工人組成的國民自衛隊取而代之。當下的任務，便是將這一事實轉化為制度；公社的第一項法令，即是廢除常備軍，以武裝的人民取而代之。

公社由城市各區經普選產生的市議員組成，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且隨時可以被罷免；其中多數，自然為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並非議會式的團體，而是一個同時兼具行政與立法職能的工作機構。

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立即被剝奪其政治職能，轉而成為對公社負責、並可隨時撤換的公社工作人員；其他一切行政部門亦復如是。自公社委員以至所有公職人員，皆僅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舊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特權與各種津貼，亦隨其職位的消失而一併消亡。公共職務不再是中央政府走狗的私有財產；不僅城市的管理權，且連迄今由政府行使的各項創制權，亦一併歸於公社。

公社在解除常備軍與警察，這些舊政府物質力量的主要要素，之後，旋即取消並沒收教會的一切財產，同時粉碎僧侶勢力在精神方面的壓迫力量，使其仿效先驅使徒，寄託於施捨維生，回歸個人隱遁清修的生活。

司法官員那種所謂的「獨立性」，不過是為掩飾其對歷屆政府卑鄙阿諛與屈從而表現出來的虛偽外衣。公社廢除了這種虛假的獨立性；他們一方面宣誓忠於職守，另一方面卻往往背棄誓言。地方長官與法官，與其他一切公職人員一樣，均由選舉產生，須對選民負責，並可隨時被罷免。

巴黎公社當被視為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的榜樣；只要公社政權在巴黎及各主要城市建立起來，舊有的中央政府便必須在各省讓位於生產者的自治政府。

雖然公社的局面尚未及時全面展開，但在其全國性組織的粗略藍圖中，已經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當成為一切地區，甚至最小的村莊，一的政治制度。在農村，常備軍應由服役期限極短的國民自衛隊所取代。設於中心城鎮的議會，負責處理各地農村公社的共同事務；同時，這些地區議會再向設於巴黎的全國代表會派出代表。每一位代表都可隨時被撤換，並受其選民正式授權書的約束。至於為數不多但極為重要的職能，仍將保留給中央政府，並非如有人刻意捏造的那樣將被廢除，而是交由對公社負高度責任的公職人員來執行。

至於民族統一，非但不應被破壞，反而應在公社體制的保障下，成為一種有生命的組織。同時，必須摧毀那種自居為民族統一化身、並自認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唯有割除這個附著於民族軀體之上的寄生瘤，真正的民族統一方能實現。

舊政權乃是一種必須剷除的純粹鎮壓工具。它據有那些原本就從社會本身僭奪而來、並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所謂合法職能；這些職能理應歸還給負責任的社會本體。應以公社所制定、為人民服務的普遍選舉，取代那種每三年或六年一次、僅用來決定國會中統治階級成員的虛假代表制度。這種普遍選舉，正如個人的選舉權是用來在自身事業中選任工人與管理者，並須使其他社會成員感到滿意一樣。眾所周知，無論企業或個人，在實際運作中都會力求在適當位置上配置適當的人選，一旦發生錯誤便即時糾正。相反地，若以階級任命制取代普遍選舉，則無疑最違背公社精神。

一般而言，一切新的歷史創舉，與舊社會的生活方式之間，確實往往帶有某種相似之處，因此難免被誤認為其翻版，並遭受相同命運的對待。因此，這個與現代國家政權分道揚鑣的新型公社，便被誤認為是在國家政權出現之前早已存在，且後來又成為其基礎的中古世紀公社之複製品。這一曾被誤認為企圖分解為孟德斯鳩與吉倫特派所夢想的小國聯盟的、偉大的世界各民族團結之公社體制，即使最初由政治力量所產生，如今也已發展為一種強大的社會生產因素。

公社與國家政權的對抗，也被誤解為言過其實、陳舊落伍的反中央集權形式。以法國為例，特殊的歷史環境曾阻礙資產階級政府形式的正統發展；而在英國，則或許使那些由腐敗的教區委員會、假公濟私的議員、城鎮中不稱職的法律監護人，以及鄉村中實際上世襲執行法律的官吏等所構成的龐大中央政府機構，得以看似正統地發展。

公社的體制，旨在恢復那些被國家這一依附於社會、卻又阻礙思想發展的寄生體所吞噬的各種社會團體之全部力量，從而為法國的復興事業奠定基礎。

法國鄉村的中產階級曾以為，公社意圖恢復他們在路易·菲利普一世時期對農村的支配權，而這種支配權在路易·拿破崙時代，已被農村對城市的虛假統治所取代。事實上，公社體制的目的，是要將農村的生產者置於其在行政區主要城市之勞動者的精神指導之下，並保障這些勞動者成為農村生產者天然的保護者。誠然，公社的存在涉及地方自治，但它不再充當對抗一個已被取代之國家政權的牽制工具。

唯有奧托·馮·俾斯麥在不從事其「鐵與血」陰謀之時，才會重操其作為喧囂報刊撰稿人的舊業，並異想天開地認為巴黎公社不過是對 1791 年法國舊市政體系嚮往普魯士市政體系的一種諷刺。然而，普魯士的市政體系，實際上只是將城市管理機構降格為普魯士政府警察機器的附屬工具。公社則實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所提出的「廉價政府」口號，實際上廢除了常備軍與官僚體系這兩項最龐大的開支。

公社的存在，以君主專制的消亡為前提；至少在歐洲，君主制既是階級統治的累贅，又是其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為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的基礎。然而，無論是廉價政府，還是真正的共和國，都不是公社的最終目的，而僅僅是其產生的結果。

對公社的解釋眾說紛紜，其中許多往往依據各自的利益加以詮釋。由此可見，公社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其影響極為深遠；但另一方面，過去一切政府形式皆帶有明顯的約束性。因此，公社的真正奧妙就在於：

它本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與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最終被發現的、能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若無這一根本條件，公社制度便無從成立，只會淪為一種空想。生產者的政治體制不可能與其終身的社會奴役並存；正因如此，公社可被視為徹底消滅階級賴以存在之經濟基礎、亦即階級統治之根基的槓桿。一旦勞動獲得解放，每一個人都成為勞動者，生產勞動也就不再具有階級性質。

耐人尋味的是，過去六十年來，儘管充斥著大量關於勞動解放的高調言辭與著述；然而，只要工人在任何地方一旦自發地親自著手實現這一目標，那些資本及資本，勞動兩極對立的現代社會代言人，便立刻蜂擁而出加以辯護（地主如今不過是資本家中不直接參與經營的一員）。彷彿資本主義社會仍處於一種純潔無瑕的完美狀態，其內在對立尚未展開，對其的幻想尚未破滅（亦即其欺騙性尚未被揭穿），而為其逐利而出賣靈魂的真相也尚未暴露。於是，他們驚呼：「公社！那個企圖廢除現存制度的存在，竟然要動搖人類全部文明的根基！」

是的，先生們，公社正是要廢除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轉化為少數人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它的目的，在於剝奪剝奪者；在於把生產資料、土地與資本，這些當前主要用來奴役並剝削勞動的手段，轉變為自由而聯合的勞動工具，從而實現以勞動者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然而，這難道就是所謂的共產主義嗎？竟被斥為「不可能的」共產主義！

為什麼呢？因為統治階級中一些較具遠見之士，早已察覺現行制度難以為繼，甚至不少人已成為鼓吹合作生產的積極宣傳者。如果合作生產並非騙局或陷阱；如果它終將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的合作團體依據共同計畫調節全國生產，並在自身掌控之下終結那種持續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所帶來的週期性災難與動盪，那麼，先生們，這不是共產主義，又還能被稱為什麼呢？

工人階級並不期待公社能創造奇蹟。他們沒有現成的烏托邦方案，藉由法令強加於人民。他們深知，為了實現自身的解放，而這一解放，亦是隨著現代社會經濟自身發展、不可阻擋地邁向更高形態的歷史趨勢，必須經歷長期的鬥爭，並通過一系列既改造社會現狀、亦改造人的歷史進程。他們並非要實現某種抽象的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解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

工人階級充分意識到自身的歷史使命，並懷有完成此一使命的堅定決心。因此，他們既能對那些紳士階層代言人以筆墨所發出的粗鄙謾罵一笑置之；同時，也能對那些出於「善意」的資產階級空談家，其喋喋不休卻流於無知的陳詞濫調式教訓與鼓吹，以及那些帶有門戶之見、披著「科學絕對可靠性」外衣的空洞主張，一概淡然置之。

當巴黎公社將革命的領導權掌握於自身之手，當普通工人第一次敢於挑戰他們所謂「天賦優越」的統治特權，並在前所未有的困難情勢下執行任務，而其所得報酬之最高額，甚至尚不及據科學界高級權威人士所言之大都市教育委員會幹事最低薪資的五分之一時，舊世界見到象徵勞動共和國的紅旗在市政廳上空飄揚，便先是震動，繼而憤怒，最終陷入極大的痛苦之中。

然而，這是唯一足以顯示工人階級具備社會主導能力的行動；同時，這也是長期被富有資本家排擠於外的中產階級大多數（如店主、手工藝人與

商人等) 首次普遍承認的革命行動。公社審慎地處理了中產階級彼此之間爭論不休的債務與債權糾紛，從而拯救了他們。正是這一部分中產階級，在協助鎮壓 1848 年六月工人階級起義之後，隨即被當時的制憲議會毫不客氣地當作祭品，拋給其債權人。

但這並非他們如今轉而支持工人階級的唯一動機。他們實際上已別無選擇：無論以何種可能再度出現的名義，擺在他們面前的，不是公社，便是帝國。而帝國憑藉揮霍公共財富、縱容大規模金融詐欺，以及鼓勵貸款以人為方式加速資本集中等手段，在經濟上摧毀了中產階級，使其階級財產基礎亦隨之被剝奪；在政治上壓迫他們；其放蕩不羈的作風在道德上令其震驚；又將子弟教育交付於無知的兄弟會，更構成對其伏爾泰式懷疑論的一種侮辱。此外，帝國還輕率地將他們捲入這場造成毀滅性災難的戰爭，而其唯一結果便是帝國自身的滅亡，這進一步激發了他們作為法蘭西人的民族情感。

事實上，在高層波拿巴派與玩世不恭的資本家大批離開巴黎之後，真正的中產階級「秩序黨」以共和聯盟的形式出現。他們以「公社」之名，並以駁斥梯也爾對公社的蓄意歪曲為理由，加入並支持公社。至於這一部分中產階級的感激之情，能否經受當前嚴峻形勢的考驗，則仍有待時間證明。

公社對農民說：「公社的勝利是他們唯一的希望。」這句話是十分正確的。在出自凡爾賽、並經歐洲窮文人廣為傳播的種種精心策劃的謊言之中，最令人震驚的一種，便是所謂「鄉紳議員代表農民」。

試想，自 1815 年之後，法國農民不得不向他們所謂崇敬的人支付十億法郎的賠償。在法國農民眼中，大土地所有者本身，正是他們在 1789 年勝利時的掠奪對象。1848 年，資產階級又對農民耕種的土地加徵每法郎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稅；然而另一方面，卻仍以革命之名行此舉。如今，他們更煽動反對革命的內戰，藉此將對普魯士五十億賠款的主要負擔轉嫁給農民。

與此相反，公社在最初發表的一項文告中便宣示：戰爭的真正發動者，必須償付戰爭的費用。公社將向農民闡明「血稅」的本質，並以由農民自行選舉、對其負責的受薪公社辦事員，取代當前的吸血者，即那些在法律名義下榨取他人財物的公證人、律師、執行官及其他司法界人士，從而為農民建

立一個合理的政府；使他們免於鄉村警察、憲兵與地方行政長官的專橫壓迫；並以啟迪民智的教師，取代愚弄民眾的僧侶。

法國農民首先是精於計算的人，他們終將明白：僧侶的報酬若出於教區居民基於宗教情感的自願捐獻，而非由稅吏強制徵收，方為合理之道。凡此種種，皆為公社統治所能帶來的結果；亦唯有此種統治，方能為法國農民帶來直接利益。

因此，在此無須詳加申述：公社不僅能夠，而且必須解決若干對農民極為重要且更為複雜的問題，例如抵押貸款成為其小塊土地沉重負擔的問題、農村無產階級日益增多的問題，以及在現代農業高度發展與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競爭之下，農民土地日益遭受侵奪的問題。

法國農民曾選舉路易·波拿巴為共和國總統，而帝國則是由「秩序黨」所締造。早在 1849 年至 1850 年間，法國農民便開始以自己選出的市長對抗政府派遣的行政官，以學校教師對抗政府支持的僧侶，並以自身力量對抗憲兵，以此表達其實際需求。「秩序黨」在 1850 年一、二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無不公然承認其鎮壓農民的本質。

農民之所以一度成為波拿巴派，是因為在他們眼中，大革命及其帶來的一切利益，皆體現在拿破崙身上。然而，這種在第二帝國時期迅速破滅的幻想，且就其本質而言，本就與鄉紳議員階層相對立，這種過去的偏見，又怎能抵擋公社對農民切身利益與迫切需求所發出的號召呢？

鄉紳議員深知（而這實際上也是他們最為憂慮的一點），一旦由巴黎所主導的公社得以與各省自由往來，不出三個月，便足以引發廣大農民的起義。因此，他們迫不及待地地在巴黎周圍實施嚴密的警察封鎖，以阻止這種「傳染」的蔓延。

由此可見，公社正是法國社會健全基礎的真正代表，亦即真正的國民政府。因此，對一個工人政府而言，對一位為勞動解放而奮鬥的勇敢戰士而言，它同時也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當公社面對這支曾使法國兩個省份被併入德國的普魯士軍隊之際，它使全世界的工人都歸屬於法國。

第二帝國曾是世界各地騙徒的狂歡之所，各國無賴紛紛湧至，要求參與這場狂歡，並一同瓜分對法國人民的掠奪。即使在今日，梯也爾的得力助手之中，亦包括來歷可疑的外國人物，如渥拉幾亞的加內斯科，以及俄國的密探馬爾科夫斯基。然而，公社卻賦予一切為崇高理想而犧牲的外國人以崇高的榮譽。

反觀資產階級，他們在出賣祖國的同時，不僅導致對外戰爭的失敗，還與外國侵略者相互勾結，挑起對內戰爭；在此期間，又藉機組織警察力量，大肆搜捕在法國的德國人，以此標榜其所謂的「愛國精神」。與此相對，公社則任命德國工人里奧·弗蘭克爾為勞動部長。

梯也爾、資產階級以及第二帝國長期以來對波蘭問題表現出高度關注，實則不過是藉此不斷迷惑輿論；其結果，卻是在實際上出賣波蘭，轉而與俄國結盟，為其效力。公社則任命波蘭的英雄之子擔任保衛巴黎的領導者，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在普魯士征服者以及由波拿巴將軍們所率領的軍隊面前，公社推倒了象徵戰爭榮耀的巨大標誌，旺多姆圓柱，以自覺而鮮明的行動，宣告一個新歷史時代的來臨。

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本身即具有說服力。它所採取的各項特別措施，證明其具備由人民管理人民的政府之趨向。它禁止雇主以各種藉口向工人徵收罰金，以變相壓低工資，並對此類行為加以懲處；這些藉口往往使雇主集立法者、審判者與執行者於一身，以便侵吞罰金。此外，公社還規定，對於已經關閉的作坊與工廠，無論屬於逃亡者或自行停工的資本家，一律以訂約並保留補償權益的方式，移交由工人協會管理。

公社所提出的那些引人注目、明智周到且節制有度的財政措施，與被圍困的城市狀況並不相矛盾。若論在歐斯曼體制庇護之下，大型金融公司與承包商對巴黎城市所進行的大規模掠奪，那麼公社沒收其財產，較之路易·拿破崙沒收奧爾良家族的財產，更具正當性。此外，霍亨索倫家族與英國寡頭政治者的諸多地產，本就源自對教會財產的掠奪；因此，公社將價值八千法郎的教會財產挪作世俗公眾之用，反而引起強烈震驚，實屬耐人尋味。

當凡爾賽政府逐漸恢復元氣與力量時，便以最殘暴的手段對付公社；同時，它在全法國範圍內限制言論自由，甚至禁止各大城市代表集會。在凡爾賽及全國各地所布置的密探，遠遠超過第二帝國時期；由憲兵派出的調查人員，不僅焚毀一切在巴黎出版的報紙，還嚴密檢查與巴黎之間的通信往來。在國民議會中，哪怕只是稍微替巴黎說句公道話，也會被喧囂的吼聲所淹沒；這種態度，甚至在1816年的「至高無上的議會」時期也未曾出現。凡爾賽在巴黎以外地區進行殘酷鎮壓，而在巴黎內部則進行收買與陰謀活動。

面對這些事實，難道公社還應假裝身處太平盛世一般，維持自由主義式的恭謹有禮與表面體面嗎？那豈不是對自身使命的可恥背叛？倘若公社政府與梯也爾政府屬於同一性質，那麼巴黎便沒有理由查禁秩序黨的報紙，凡爾賽同樣也沒有理由查禁公社的報紙。

正當鄉紳議員宣稱拯救法國的唯一辦法是回歸教會之際，公社揭露了華克普斯女修道院與聖洛朗教堂罕見的祕密，這無疑激怒了他們。當公社的將軍一旦有失職之嫌，即遭撤職與逮捕；反觀梯也爾，卻對那些打敗仗、簽署投降書，甚至在威廉堡悠然捲煙消遣的波拿巴將軍們表示感謝，還授予他們大十字勳章，這簡直是一種諷刺。

公社將一名以假名混入，且曾因破產在里昂被監禁六日的委員布蘭伽撤職並逮捕。這難道不是對那位曾偽造文書、如今仍為法國外交部長，且一面將法國出賣給俾斯麥、一面對那個「模範省」比利時發號施令的茹爾·法夫爾的一種刻意諷刺嗎？

與舊政府自以為不會犯錯的一貫作風不同，公社將其所作所為公之於眾，主動揭示自身的一切缺點，交由公眾評議。

任何一次革命中，在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旁邊，總會混入各種不同種類的人：有些是過去歷次革命的倖存者，他們對當前的運動並無深刻理解，但由於忠誠與勇氣，或因純粹的傳統影響力，仍在群眾中保有一定影響力；另一些則是年復一年、以固定不變的口號公開反對現行政府的喧嚷者，他們早已被奉承為「第一流革命家」的典型。3月18日以後，確實有些這樣的人出現，並在某些情況下試圖扮演顯著角色。在其權力所及之處，他們阻礙了

真正工人階級的行動，正如他們在以往每一次革命中所造成的阻礙一樣。他們是不免的禍害，要擺脫他們需要時間，但時間並不允許公社如此從容。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公社改變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國那種浮華的巴黎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巴黎不再是英國地主、長期不居於產地的愛爾蘭地主、美國昔日奴隸主與暴發戶、俄羅斯舊農奴主與瓦拉幾亞貴族等人的巴黎。陳屍所不再堆積屍體，夜間竊盜不再發生，搶劫也幾近絕跡。事實上，自 1848 年 2 月以來，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巴黎街道首次讓人感到安全。

公社委員說：「我們」再也聽不到暗殺、盜竊與人身攻擊事件，這似乎意味著警察已將他們的保守派「朋友」一併驅趕至凡爾賽。

妓女們則追蹤並尾隨那些正在潛逃的家庭、宗教，尤其是私有制的保護者。取而代之呈現在眼前的，是巴黎真正的婦女；她們如同古代婦女一般，具有英勇、高尚與奉獻的精神。

在一個新社會醞釀的過程中，需要辛勤勞動、深入思考、持續奮鬥與流血犧牲。巴黎正放射出其歷史創造力的熾烈光芒，幾乎使人忘卻那行將滅亡的「食人者」般的舊世界。

與巴黎所象徵的新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凡爾賽的舊世界，那裡聚集著一切已然滅亡政權的幽靈：正統派與奧爾良派的代表，渴望吞噬國家殘骸的遺緒；還有一群陳腐的共和主義者，他們藉由出席議會來認可奴隸主的叛亂，並依附於議會首腦，一個老態龍鍾的江湖騙子，的虛榮心，以維繫自身的議員地位與特權。這便是那個所謂的國民議會：一切已死之物的集合體，僅憑路易·波拿巴麾下將軍們的刀劍，才勉強維持著一絲氣息。

巴黎代表真理，凡爾賽則充斥謊言；而這些謊言，正是透過梯也爾之口廣為散播。

梯也爾對塞納，瓦茲省的市長代表團宣稱：「你們可以相信我的話，我從未違背過諾言！」

他向國民議會誇口：「這是法國歷史上最自由、最開明的議會。」

他對那群形形色色的士兵吹噓：「這是舉世矚目的軍隊，也是法國歷史上最精銳的軍隊。」

他又向各省辯稱，凡爾賽炮轟巴黎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若真有砲聲，那也不是凡爾賽軍所為，而是某些叛亂分子故作姿態，假裝作戰，卻不敢露面。」

他甚至再三保證：「凡爾賽的砲兵決不會炮轟巴黎，只會鳴砲而已。」

他告訴巴黎大主教，那些歸咎於凡爾賽軍隊的所謂處決與報復（！），皆屬無稽之談。

他對巴黎宣稱，自己只不過是渴望「將巴黎從壓迫它的殘暴暴君手中解放出來」，而所謂的巴黎公社，「不過是一小撮罪犯罷了」。

然而，在梯也爾筆下的巴黎，並非那個被他斥為「庸俗之徒」的真實巴黎，而是一個虛構的巴黎，走私販的巴黎、林蔭大道的巴黎，是那些富人、資本家與金光閃閃的閒散之徒的巴黎。如今，他們聚集於凡爾賽、聖但尼、呂埃與聖日耳曼，帶著他們的走狗、流氓、文人與妓女，熙來攘往。

他們將內戰視為一場賞心悅目的娛樂，透過望遠鏡窺視戰局，細數砲彈的落點；並以自身的榮譽，乃至與娼妓無異的榮譽起誓，稱這場戲碼遠比聖馬丁門一帶的演出更為精彩。倒下的人確實死去，傷者的哀號亦真切可聞；然而，這一切卻被他們塗抹上一層濃厚的歷史浪漫，使整個事件彷彿籠罩在一種過度渲染的歷史色彩之中。

這，便是梯也爾眼中的巴黎，正如科布倫茨的流亡貴族之於卡隆眼中的法國一般。

再度點燃那 永不熄滅的烈焰！

這本書確實深刻地改變了世界，
激勵無數人投身於革命運動。
自問世以來，迄今已逾一百七十餘載，
這本小冊子已然成為世界上最具
影響力的政治文獻之一；然而，
《共產黨宣言》依然是所有懷抱此一
信念者的理想起點：即社會本可
變得更加美好，而在資本主義所
蘊含的不公之外，亦存在其他
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



它並非某個黨派或民族的專利，而屬於全世界所有
自覺投身於剷除人剝削人制度的人。

在21世紀來臨之際，有可能甚至更多的人願意接受它！